

· 物 讀 修 自 生 學 中 ·

寫

作

趣

味

· 印 編 店 書 央 中 ·

中央書局
藏書
PDG

寫
作
趣
味

徐翊編著

鄧子知

PDG



中華民國卅二年印

寫作趣味 全一冊

實價國幣九元七角

編者 徐翊
 著者 平襟亞
 發行所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南京總批發處 南京中央書店
 滿洲總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 (一) 寫作與生活
- (二) 個性與表現
- (三) 題材與形式

第二章 寫景

第一節 春

- (一) 春日
- (二) 春夜
- (三) 春風
- (四) 春雨
- (五) 春雪
- (六) 春之山水
- (七) 春之村野

第二節 夏

- (一) 夏日
- (二) 夏夜
- (三) 夏雨
- (四) 夏霧
- (五) 夏之山水
- (六) 夏之村野

第三節 秋

- (一) 秋日
- (二) 秋夜
- (三) 秋風
- (四) 秋雨
- (五) 秋霜
- (六) 秋之山水
- (七) 秋之村野

第四節 冬

四三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冬日 (二) 冬夜 (三) 冬風 (四) 冬雪

(五) 冬之山水 (六) 冬之村野

第五節 其他.....五三

(一) 花卉 (二) 都市 (三) 動物 (四) 人物

第二章 寫情.....六八

第一節 喜.....六九

第二節 怒.....七二

第三節 哀.....七六

第四節 懼.....八〇

第五節 愛.....八四

第六節 惡.....八八

第四章 寫寂靜(景與情的化合體).....九一

第一節 一般的描寫.....九一

第二節 寂寞.....一〇〇

第三節 靜.....一〇四

▲編後記.....一〇八

寫作趣味

第一章 緒言

一 寫作與生活

朋友，我們來到同一個的世界上了。

這世界給與我們的，是各種不同的境遇；這些境遇，又復賜給我們以千變萬象的不同感覺。

我知道你是一個年青的人，你具有每個年青人都應該有的熱情，因此，你活在這萬花筒似的世界，體會到許多可以使你悲哀或是歡樂的地方了。

但是當你體會到這些悲歡的滋味時，你會急切地把內在的衷情，很快的形諸於色嗎？……我說我的這個詢問，實在是多餘的，因為你是一個年青人，你保持着一顆純潔的心靈，一個活躍的個性，和一副真摯的情感，現實世界的刺激，終於會使你內心燃燒着的生命力，變成了個性的揮發。

你還沒有讀過「處世之道」一類的文章吧？這樣，我慶幸你還是爲着自己而活着，你的原始的生命力，變成了個性的揮發，於是你需要有自我的表現了，而你的生活也是「創造的」了。

什麼叫做創造的生活呢？生活原是一種藝術。一個人的生活史，便是一個人的生命的作品。平日人們的作品，最忌俗濫，「光陰如箭日月如梭」「人生世上」或是「前進呀」「勇敢呀」等的老調，

往往使我們頭痛。而一個人的生活史，假使除了吃飯睡覺或是養兒育女之外，就沒有了什麼，那麼這個人的生活，縱然有六十年七十年或甚至八十年九十年的冗長的時間，其生命的作品，還不是全部空虛？還不是令人頭痛？

作品的思想和語句，要是有「道人所未道」的地方，那纔有意義，換一句話說，作品是需要創造的。一個人的生活，也正是如此，隨波逐流的人，他的生活將永遠流於庸俗，他的生活史決不致有燦爛的一頁，他活着，不啻是有負於父母的養育。

生活是應該有創造的，年青人，我祝福您，你有創造的生活！

我們在前面說過，「創造的生活」是由於「自我的表現」所引起，按其實創造的生活也可以說即是自我的表現。因為生命力的發動，致使個性揮發或自我表現的慾求，在我們底靈和肉底雙方面現出了各色各樣的生活現象。這些生活現象，有時變作本能生活，有時或變作遊戲衝動，有時變作強烈的信念或高遠的理想，或學徒的知識慾，或甚至變作英雄的征服欲望。但是當其變作文藝家的熱情而表現時，就更易使人感動。

認識文藝的人，常常有一種嘗受人世相各種滋味的敏感，真正的偉大的作家，在常人所認為不過爾爾的普通事物中，可以辨認出許多可驚可疑可痛哭流涕的地方。而這些地方，經他們以神奇的筆端寫成時，便常常會使一般生活在這不過爾爾的普通事物中的常人，也因而覺得確有可驚可疑可痛哭流涕的地方了。

朋友，你也學着寫作嗎？你知道這是使我多麼地高興！文藝，是苦悶的象徵，也是安慰心靈的天

使。你是年青的，你從狹的家庭裏跑到社會，突然地見到了人間的各色醜惡世相，於是你感到極大的驚異而有苦悶的心境了，你感到很深的寂寞而欲找尋心靈的安慰者了。

在這中間，文藝就配合了你的要求。你愛文藝，因此你不但讀牠，而且還要寫牠。文藝是生活的反映，因此你的寫作就和生活連繫起來。

可是一般愛好文藝者常常自以為寫作的題材都已給前輩作家搜羅盡了，他們提起筆，已經沒有了寫作的根據。我說這完全是一種欺人之談，正和一般從事科學者把他們努力的勇氣，消沉於「我們可

以發明的東西已全給我們前輩的科學家發明了」的一句話裏，一樣的幼稚，一樣的可笑。世界是在進展着，從來沒有一刻停留過。人們的生活環境，隨着整個世界的進展，而也不停地在轉移。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境遇，千萬種人有千萬種的所見。每個人的境遇，和千萬種的所見，都是我們的意象和我們的情感生生不息的理由。意象和情感生生不息，我們寫作的題材，也就永遠不會枯竭。

寫作和生活是不能相離的，有充實的生活，纔有充實的作品。換一句話說，生活能不流於庸俗，作品也就不致於俗濫；生活能有創造的氣氛，作品也纔有獨特的意味。

我不敢說每一個年青人都愛好文藝，但在青年學生羣中，我的確碰見過極多的對於寫作感到趣味的人。他們大都是熱情的，他們充滿着朝氣，而且他們又多是肯埋頭努力的寫作者。

但是他們的寫作趣味，常常不免流於膚淺。譬如他們寫小說，他們的興趣就完全偏於那小說裏面的一個故事，只要故事緊巧有趣便好了，其他什麼，全都輕易地忽略過去。我說這種寫作趣味，委實

是要不得的，題材固然要緊，但是作品的藝術技巧，却也絕對不能予以漠視。

愛好故事，原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如果真正研究文藝的寫作，我們一定要超過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去做求藝術家對人生的深刻的觀照以及他們傳達這種觀照的技巧，以之去描寫內心生活或是社會真相。

如果一個學習者的寫作趣味，能以藝術技巧和內心生活或是社會真相為中心，而又配合其自身生活所獲得的經驗和感觸，那麼他的作品之成功，無論如何，該是一種易如反掌的事情。

二 個性與表現

本書的開首第一節，就是「寫作與生活」，寫作不能和生活相離，作家有充實的生活，纔能有充實的作品。這個，我們已經說過了。

充實的生活，是寫作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有許多亭子間作家，常常歡喜寫戰場上的景色；但是事實上他們從來不會到過戰地，或竟是連逃難也不會經驗過。又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並沒有跟人談過戀愛，然而他們却常常偏喜寫失戀詩。但是這種作品，結果可能成功的麼？誰聽說過一部偉大的作品，是一個作家憑空猜想的著作？

一個寫作者應該與生活多多接觸，並且借此鍛鍊你的人格。所謂「人格」，也便是我們在前面所曾談起過的「個性」。

我們要使我們的作品生動，就須要在作品裏面竭力發展及表現你的個性。個性是最足感人的東

西，設若你的思潮湧躍在你的心胸中，那麼你應該把你的筆像生龍活虎一般地寫下了你的文字，以你的一貫的血脈，同電氣一樣地去感應你的讀者。

作品的偉大與優秀，完全以作者的個性為基石，所以寫作者一方面固然要在作品裏，竭力表現並發展你的個性，但在實際生活上，你應該時時刻刻的謹慎地去培養你的個性，鍛鍊你的人格！

俄國的萬雷薩夫在他的「甚麼是作文學家的必需條件」中曾經說：文學家應該造成自我，應該做公平的，真誠的人，應該使道德盡量地發展，應該會看，會聽，應該用自己獨有的話語，表現自己心中的呼聲。這意思就是說，文學家的最主要條件，就是能努力自我表現。

文學家為什麼應該自我表現呢？自我表現究竟是否能使作品的力量增加呢？葉聖陶在他的「讀者的話」一文中的一段話，是值得每一個寫作者十分重視的：

「我要求你們的工作完全表現你們自己，不僅是一種意見一個主張，要是你們自己的，便是細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歎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旁的人的。這樣，我與你們認識了，我認識你們的心了；我欣喜我的進入你們的世界，你們也欣喜你們的世界中多了一個我。在我呢，當然是感激着你們的豐美的贈遺；而你們自己嘗得到這種欣喜的美味，也正是超於尋常的驕傲。我不希望你們說人家說爛了的應酬話，我不希望你們說不會弄清楚的勉強話，我更不希望你們全不由己純受暗示而說這樣那樣的話。如其如此，我所領受的只是話語的公式，是離散的語言文字，是別人家的話語，而不是你們的心的獨特的體相，於是乎我大失望了，像忽然一交跌入一個無窮大的虛空裏去一樣。

「我又要求你們的工作能使我的心動一動，就是細微像秋雨的滴入倦客的懷裏也就好了；能使我嘗到一點滋味，就是淡薄像水酒的沾上渴者的舌端也就好了；能使我受到一點感覺，就是輕淺像小而薄的指爪在背上搔着也就好了。這樣我就滿足了。所以要讀你們的東西的願望，我覺得我的生活是充實，是有味，是不枯寂。——雖然充實着的是喜樂還是悲苦，滋味是甘甜還是酸苦，感覺是痛快還是難受，尙都不能說定。而我總覺得這是比較地好的生活了。你們賞與我的這樣的優厚，我當然感激你們，至於心裏酸酸的，眼眶裏的眼淚幾欲偷跑出來。我不希望你們的工作使我漠然無動，像對着一座一白無他的牆頭；我不希望你們的工作使我毫不覺得有什麼味道，像喝着一盞白水；我更不希望你們的工作全不觸着我，像正當奇癢而終於不會舉起手指來。如其如此，至少在這一個當兒，我要覺得我的生活是空虛，是乏味，是枯寂，一切都不是我所有的了。於是乎我大失望了，又像忽然一交，跌入一個無窮大的虛空裏去一樣。」

「尊貴的作家，我要向你們要求的還有許多。只是太零碎了，就只說了上面兩端罷。其實這兩端還只是一物。那有出於你們的心靈的東西而不能使我感動的？那有足以感動我的東西是表現不出你們自己的？你們應當怎樣努力，從我這微薄的意義裏，也就可以得一些消息了。」

這一大段話，很中肯地指示出了寫作者的寫作之路，不但僅是一個讀者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普天下每一個讀者的希冀。

「那有出於你們的心靈的東西而不能使我感動的？那有足以感動我的東西是表現不出你們自己的？」這兩句含有至理的反問，是真能使寫作者時時刻刻銘記不忘的。

不着邊際的，憑空猜想的，都不是我們寫作的對象。在最熟習最能瞭解的題材中，我們應該努力表現自我。能夠表現出自我的作品，纔是偉大的。因為牠不但能獲取讀者的心，引起多數人的共鳴，而且也正是作者有價值的創造，真實生活的反映。

所以寫作者不僅須要充實他的生活，發展他的個性，鍛鍊他的人格，以使他的作品有實質有基石有靈魂，而且要更進一步地努力去表現自我，以博得讀者的共鳴，和作者自身生活的真諦。

三 題材與形式

詩聖杜甫曾自道他的經驗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可見如果能「讀書破萬卷」，下筆爲文是不成問題的。又如我們讀國文，許多人都不會學過文法，但是事實上，他們却常常能寫得出很流利的文章。常言道：「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那麼，這樣說來，除了我們多讀前輩作家的作品之外，再去研究作文的方法或是步驟，似乎真是多餘的了。

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作文的方法，有時雖確往往被人變成死板的形式，而結果只有使寫作者受其拘束，沒有得到實際上的利益。然而對於這個，我們要澈底認識清楚，作文方法之所以使人受其拘束，乃是被拘束者之自喜就縛，却並非作文方法本身的罪過。

我們所要說的寫作的方法，我相信牠決不會束縛真正有寫作天分的人。因為所謂寫作的步驟，也只是集合許多成功作家的經驗而成。如果初學者能取之以範法，則不僅可以依之而使寫作的步伐踏入正軌，而且可以將許多成功的作家的經驗，作爲自己的經驗。

一個聰明的學者，作文方法對於他是一種趨於上進的幫助，他非惟決不會受其拘束，並且能巧妙地利用牠，奴使牠，成爲他的隸屬物。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我們所要說的「寫作的方法」。

寫作的第一步，自然是找尋題材。

記得前些時候，會有許多人供給給我許多寫作的材料（因爲他們知道我有時也高興掉掉筆頭），但是結果却常常使我失望。這原因倒並不是由於他們供給我的材料過分平凡，相反地，倒是由於太離奇了的緣故。

一般人以爲作爲一篇小說中心的故事，第一個重要的就是要有趣而奇特。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因爲在形式上，好像作品中的事實就是題材的主體，然而其實事實不過是背景，情調纔是主體。文藝不是新聞，因爲不是以報告事實爲職務的；文藝也不是歷史，因爲不以紀載事跡爲職務。文藝的目的在於傳達情調，是意在言外的；就是並非只是使得讀者知道事實是怎麼樣的，是要使得知道了這樣的情形以後，發生感想和意見，並且有所舉動的。因此選擇題材，不但要注意事實底本體，更須注意於可寄託的情調。

太離奇的事實可以做新聞的題材，但是不能做文藝作品的題材。所以我們寫作時，第一先要注意於題材的普遍性，務使能得到讀者普遍的了解，普遍的同情，普遍的共鳴。

譬如說有一個人，他買了一張慈善獎券，中了頭獎，第二期又買了一張，又中了頭獎，第三期再去買，結果於幾萬人中又中了頭獎！這種離奇的事情，我們不能說牠是絕對不會有，但是無論如何，

牠是極少可能。假使世界上真發生了這種事情，那麼這個消息該是絕好的新聞資料，可是却不能把牠選做作品的題材。否則，這篇作品也徒然招使讀者一笑而已，至多也僅能被認為好奇，但是在文藝的領域中，這委實是毫無價值可言。

至於如果一旦有了意境很好的題材，但是因為一時腦汁的枯竭，不容易具體地把牠寫出來，那麼，暫時把牠擱一下也好。等到有一天突如其來的靈感湧上心頭，就可以如神地下筆。

你說關於「靈感」，是不免有一些迷信的色彩嗎？是的，說起靈感，似乎真有一些神祕意味。但是事實上，靈感實在是潛意識中醞釀成的情思猛然湧現的意識。一個有天資較高的作家，常常賴着這個機會而迅速地完成其著作。

在有了題材而提起筆桿準備開始寫作的時候，應該把作品中的人物，先予以分別辨認，辨認出賓主的關係，然後可以在描寫時不致有尾大不掉之勢。

題材的選擇，除了上述各點之外，尤須注重於真實。但是所謂「真實」，却並不一定要寫作者把他所遇見的事情，依樣畫葫蘆似的記下來。作者可以把他親身的幾次經驗彙集攏來，然後加以整頓，刪去不需要的，存其主要的留着，要不然，可以再添增一些想像，但是這「想像」應該合於實際，並非「猜想」，更非「亂想」或是「空想」。

除了題材，其次要注意的，是作品的形式或體裁。

初學寫作者，其作品中，最好有作者自己在內。以小說而論，就是通常所謂「第一人稱」者。因此第一人稱的小說，既有作者親身在場，那麼自然可以到處發表自己的意見，以便隨時補充作品描寫

力的不足。

假使你描寫第三人稱小說，那麼你應該竭力避免你（寫作者）自己的意見，以客觀的描寫爲上。從前舊小說中，常常在描寫得最緊張的時候，忽然作者自己開起口來：「看官們，你道……好，且待在下慢慢道來。」這種情形，在寫小說的作者，自以爲在此緊張時機內，故意掙出他自己的頭，是可以賣弄一下玄虛，但實際上，這該是一種如何惡劣的寫法，因爲這不但一下子分散了讀者的思想，把讀者在忘我的境界中，一脚踢回到現實世界裏，而且把作品的力量，也減低了不少。

全篇作品的最主要部分，應該描寫得最詳細，至於無關緊要的，則寫作者應該毫不猶豫地予以刪節，因爲作品的優秀與否，全在於內容與技巧兩方面，和篇幅長短，壓根兒無關。

作品的焦點，也即是作品的重心。通常總是放在全文中的最末一節，使人於讀了之後，餘味盎然，不論是苦是甜是酸是辣，給人印象常常很深。但焦點有時也被放在作品的開始部分的，這個用意，大概都是先欲引起讀者的興趣。至於把焦點安置在作品中間的，也是常有的事，如果這樣，那麼這篇作品的緊張度數，就成了拋物線的形狀了。

題材和形式，確是作品的最主要條件，因爲前者是作品的內容，後者是作品的外廓。但是除了題材和形式之外，還有技巧（描寫的方法）是同樣地值得重視的。一篇作品，有了好的題材和形式，而沒有精巧的結構和美麗的描述，你想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嗎？

許多先驅的作家，已經爲我們寫下許多值得可以描寫的事物了，看他們的「寫景」和「寫情」的方法，是究竟怎樣的？讓我們來觀摩牠，學習牠，而且趕上牠！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裏，也讓我們留

下一些可以不朽的東西！

第二章 寫景

世界原是美好的，造物者賜給我們的禮物，真是豐滿極了。那四季的變化，那日夜的輪流，那天象的幻現，以及那大自然的各種點綴，在在都足以使我們神往。

可是歷來我們的人類，似乎多不免辜負了上蒼的好意。存在於人們的腦海裏的，盡是一些名與利的沉浮，而且，你看他們更爲着這個而變得瘋狂了。

留着那大自然的景色，像失寵了的古代妃子般，寂寞地躲在一旁歎氣。

然而遭受着世間同樣的卑視的文藝家，却對大自然的風景，常常有一種同病相憐似的愛好，而且，爲了他們自己一時的興緻，他們還常常因而面對着大自然，精細地寫下了他們的作品。

朋友，你也高興於欣賞自然嗎？而且你說，你還要歌頌牠，記憶牠，讓世間所有的人們，都來接受造物者的禮物。

對於這個，真使我高興。但是讓我們在自己實行寫景之前，先來辨味一下我們以前的作家，對於自然的描寫的作品，不是更好嗎？

你是聰明的，我知道當你讀完了那些寫景文斷片之後，你將更巧妙地，以詩一般的情調，寫下你對大自然的衷曲。

第一節 春

春是大自然最興盛的一個時期，一切都隨着牠的到臨，而漸漸地熱鬧起來了。

人們的一切希望，也常在這個時期滋生。春天，是少年的階段，是愛情的象徵，是快樂的季節。大多數的作家，都是對牠歌頌的，其實除了受有重大刺激或對一切都已絕望了的人，誰不愛春天呢？

一 春日

朋友，春天真是醉人呢！我們古代的詩人把「春」字來代替女色，把「春」字來代替酒醞，他們的感官真是敏銳到可怕的地步。我們在春天的晴天，試走到郊野外來。氳氳的晴靄，在空中暈着粉紅的顏色，就好像新入浴後處女的肌膚。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像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在愛慾中燃燒，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畫。青春的血液還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會以我這話爲過分罷。（郭沫若）

開着窗戶，對着場圃，很暇豫的眺望。綠草剛剛萌芽，碧桃却含着無限的春意，對人微微的笑着——輕盈而嬌豔。花影射在橫塘裏，惹得魚兒上下的微逐。清閒快樂，這麼過一生，便北面封王也比不上這個好啊！（盧隱）

在這樂園般的地方寥寂之於我心，正是高貴的良藥，值此初春之季更十分地溫慰我時感不安的寸心。林樹，蒺垣，都成花簇，我願得化爲金蟲能在這香海之中游泳，而攝取一切的養料。（歌德）

這南鄉的二月，水邊山上，蒼翠欲滴的樹葉，不消再說；江岸附近的水田裏，彷彿是已經在忙分

秧的樣子。珠江江口，叉港又多，小島更夥。望南望北，看得出來的，不是嫩綠濃陰的高樹，便是方圓整潔的農園。樹蔭下有依水傍山的瓦屋，園場裏排列着荔枝龍眼的長行，中間且有粗枝大幹，紅似相思的木棉花樹，這是夢境呢還是實際？我在船頭上竟看得發呆了。（郁達夫）

三月陽春的曉風，輕寒薄暖的微微的迎着他吹，吹得渾身輕快起來。樹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的吵鬧着飛上飛下的玩，近窗戶的一棵丁香滿滿地開了花，香得透入鼻子，溫和的日光鋪在四面的白粉牆上。（凌叔華）

我們愛春天，我們愛春天裏的陽光。在春風的吹拂中，在溫暖的陽光裏，我們的心總是充滿着希望的。屈着指計算，我來到這個世上，已經過了二十個春天了，然而今年的春天，她却帶給我以更大的興奮。（翊）

春風又輕輕地吹開了百花，燕子又在癡戀着綠楊了，朋友，你還記得我們在去年這個時節的情景嗎？你知道這青的柳條，這白的花朵，牠們還在微笑着，期待你的重來啊！（翊）

二 春夜

那是一個景色醉人的春夜。草中羣蛙亂鳴，空中也飄蕩着夜鶯的歌聲，流螢如織，上下飛舞。影兒映在水裏，閃爍不定，辨不清是空中的螢光，還是水中的螢光。綠沉沉的樹影，浸在波間，湖水更碧得可憐了。現在更含了這無數螢光，好像是女王披了嵌滿金剛鑽藍天鵝絨的法服，珊珊出現。兩片花瓣的船兒相並地在湖中漾着，月兒御了金輪飄飄的走出雲海，將幽美的光輝傾瀉在湖面上，立刻幻出一個美妙，神祕的世界。風過去，帶來一陣紫丁香的芬芳——那是岸上人家園裏的——；和沁人心

田的涼意，輕輕的驅去人們眼皮上的渴睡。（綠漪）

路兩邊的高樓都從沙簾裏透出紅的燈光。柔和的，牆上的香藤，已經因春的降臨而發了葉，將柔枝低垂到外邊來了。她把頭仰起噓着唇。街是很靜又乾淨，只有稀疏的幾盞電燈照着；在傍路上處處印着不密的樹蔭，在小葉子樹的底下走着，也有點顯得頗蔭深起來。（丁玲）

來到竹籬編成的門首，驟然嗅到一種夜中清新的花香，並且看見尖的，圓的，以及細碎的葉影。爲了月光的寂寞的緣故，映現在籬笆上面，微風吹動，分外生動。（王統照）

壁上的一座時鐘，機輪先噉噉地響了一陣後，隨着就破了空氣的沉寂，悠然鳴了兩下。在這暫時的響動消滅後，房中的深夜寂靜的空氣，立時又歸到原狀，祇有一盞黃昏的油燈，還在無言中繼續着牠的殘喘。這時的天氣，正是惱人的豔陽時節，雖在夜，在街市中的行人依然可以感到春風的沉醉；惟有這一間小房，緊閉的窗櫺，却拒絕了春之噓拂。（葉靈鳳）

今夜是極美麗的星夜，天上沒有一朵浮雲，碧澄澄的天衣上，滿綴着鑽石般的繁星，溫風徐徐的吹拂着。我在白色茶花叢前的長椅上坐了，我無力的倚在椅背上嘿嘿注視着遠處的柳梢，——那是輕盈柔軟的柳條，依依於合歡樹間。四境幽寂，除了星羣流盼，時時發出閃電似的光華外，大地是偃息於暗影之中了。（盧隱）

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天生麗質，羞見人世，她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咏。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豐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孫福熙）

可惡的春天，似是在空氣中散下了麻醉劑般，使人到處都有點朦朧之感。他走進房來，覺得昏悶惱人，便推開一扇窗子，然後才預備就寢。一日來奔走的困頓使他頹然在牀沿坐下，他側了頭無精打采地正解衣紐，窗外的一角滿布了小星的湛藍色的天空，不期闖進了他的眼簾。就像從星光中飛下了一股中人欲醉的東西般，他才解了一半的衣紐，便突然中止。（葉靈鳳）

三 春風

軟軟的東風，在薔薇夜霧裏，吹出銀絲般清脆圓潤的回響。（凌叔華）

湖艇裏遊女的歌聲在春風中悠悠地遠隱去了，柳影在牆上舞，桃花片片飛，飛落在地，飛落在湖邊波裏飄流。（李白英）

二月的天好像是一張粉藍色的光滑的素緞子，上頭偶然飛下幾團雪白的柳絮，輕輕的緩緩的隨着春風在緞子上打轉兒。（凌叔華）

當春間二三月，輕颺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細雨無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條萬條的柔柳，齊舒了他們黃綠的眼，紅的白的黃的花，綠的草，綠的樹葉，皆如趕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來，形成了爛漫無比的春天時令。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愛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飛來，加入了這個雋好無比的春景的圖畫中，爲春光平添了許多的生趣。小燕子帶了他的雙剪似的尾，在微風細雨中，或在陽光滿地時，斜飛於曠亮無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聲，已由這裏的稻田上，飛到那邊的高柳之下了。（鄭振鐸）

忽然一陣微風，近堤邊飛出兩隻海燕，衝着落霞飛去，吱噎的叫着，烏緞般的尾巴拖着水，冷冷的響，微微衝破了這古宮的沉夢，（凌叔華）

春風微微吹來的時候，他們不禁陶醉了。在綠蔭下，在花叢中，他們總是這樣地陶醉的。春風，她是造物者派遣下來的天使，她姍姍地從遠處來，一路上不知撫慰了多少大地的孩子。孩子們的心的創傷，都將由她以溫柔的手，輕輕地加以醫治。（翊）

鮮紅的花開遍了郊野，像一個沒有人知道的鄉村女人，自開自落，從年青到年老。太息着自己的身世，又頹然地讓春風捲到遠方。劫後的郊野是多麼靜寂的呢，只有春風和樹葉相互地叙說着郊野的盛衰。可是，另一陣春風從遼遠的地方吹來，帶來消息說是：「一切自然之神呀，明年的春天，我將給你們瞧一個別緻的景象。」（翊）

四 春雨

在微風飄舞中我揭下帽子。我埋了頭，看雨打着墳脚的野草，我不覺想起了哥哥的一生。我底心爲着思念而痛楚了。我默默地在墳前站了好一會兒，雨濕了我底頭髮，水珠開始沿着額角流下來。在我腳邊土地又變成泥濘了。我摸出手帕擦了額角，戴起帽子。「走罷！」我低聲說。我看嫂嫂，她埋着頭，在那里落淚，雨和淚合在一起把她底臉她底頭都弄濕了。（巴金）

雨絲飄進了鐵柵欄，黑暗的天空打着閃，春雷接着響了，路燈變成模糊的。記起早晨來訪的人手中所持的楊柳枝，知道春天已經到了，然而，在鐵柵欄裏是有着了如何慘澹的春光啊！年歲消逝在鐵柵欄裏，暗雲罩住天宇，一天又一天地，日子過去了。我底心乾涸得如同枯萎的禾苗，幾個春天不會見過青青麥田。（麗尼）

在初春的一個早晨，銀絲似的細雨，乘着抖峭的斜風，飛快的拋着梭，織出一層銀灰的薄絹，罩

着山上的紆曲小路。(凌叔華)

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簾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啓戶視之，見院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覺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癩，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曹雪芹)

在乾坑的，塵沙飛揚的北京城裏，本來不多雨。這幾日，不知爲了什麼，落了一次，今晚又落起來了——想是送暮春的。(韋素園)

雨落着。這街道成了一片泥濘。中間的一段，簡直成了沼澤。在沼澤底旁邊，就是我哥哥底家。

(巴金)

春天的微雨，是怪悽清的。一絲一絲地飄到我們身上，使我們添增了不少的悽涼意味。但見火車已經在開始推動了，我們在站上，不期而然地都揚起我們的右手。在細雨迷茫中，爲車廂中的亞送別。(翊)

我記得有一年春天，我在一個偏僻的村裏，度過不少日子。我更記得在那些日子裏，我曾經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柳樹下，癡癡地站着，望着那迷茫中的山和水。山和水是在春雨中顯得更動人了，但是在這動人的景色中，我是多麼地寂寞啊！(翊)

五 春雪

北方的天氣真冷，現在雖是初春的時序，然而寒風吹到臉上，仍是尖利如割。十二點多鐘，火車蜿蜒的進了站台。我們從長方式的甬道裏出來，看見馬路兩旁還有許多積雪。雖然已被黃黑色的塵土

點污上，而在淡陽的光輝下，兀自閃爍着白光。屋脊上的殘雪薄冰，已經被日光晒化了，一滴一滴的往下淌水。（廬隱）

北京的春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又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魯迅）

前兩天立春了，今晚上還有幾點飛雪從日光裏飛舞下來。（郁達夫）

雪在春天是很少能積下來的，一片一片的雖然似像冬天裏那樣大，那樣白，但是實際上，當她觸到地面時，便又融化了。因此孩子們在春天裏，對雪已經失去了好感，其原因當然是由於不能做雪人的緣故。可是在我，對那春天裏的雪，却並沒有減少欣賞的興趣。站在窗口旁，瞧窗外的春雪，一片片的落自天上，當她在空中飛舞時，她的態度是那樣逍遙自在，而她的風姿，也確够使人賞識；可是當她漸漸地接近地面時，她的生命便又脆弱地消逝了。因此，在春雪的飛舞裏，我體會出了某一種人的悲哀。（翊）

新年又到了，今年的新年，氣候依然是那麼寒冷。尤其在最初幾天，天空老是飄着雪花，如果依照正確的計算，現在真是春天了，那麼這雪花，應該算是春雪罷。我記得在幼年的時候，新年裏常常跟父親和哥哥們冒着初春的風雪到親戚家裏去賀年，那種令人欣喜又似乎令人悲哀的記憶之情景，真使今日的我，有無限的嚮往了。（翊）

六 春之山水

春天來了，天氣漸漸和暖。魚兒在嚴冰之下，睡了一冬，被溫和的太陽喚醒了潛伏着的生命，一

個個倅倅洋洋，浮到水面，揚鱗擺尾，游泳自如。日光照在水裏，閃閃的金鱗將水都映紅了。（綠漪）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煙景。

（郁達夫）

旭日的金光，射散了籠罩在江面的輕烟樣的曉霧。兩岸的山峯，現在也露出本來的青綠色。東風奏着柔媚的調子，黃濁的江水在山峽的緊束中漸漸地奔流而下，時時現出一個一個的小漩渦。（茅盾）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

（魯迅）

那條河足有三丈開闊，河水活活地向西流去，注入離這裏六七里地的一個大湖。不論誰來到這裏，看那流水又清明又活潑，總感覺一種愉快。對岸是一片草地，耕牛常在那邊吃草；而也是農家孩子的樂土，他們躺下來打滾，如在厚而軟的襯褥上，嘴裏唱着村間的情歌。遠處是幾個農村，叢樹和屋舍密集重疊，大有鬱鬱的佳氣。襯在後面的是一抹遠山，淡淡的，若隱若現的，正像山水畫裏，所常有的。（葉紹鈞）

小小的河流，從半坡形的曲澗中流過，由石齒內透出的清冷輕散的聲音，漸遠漸細，和坡上的野薔薇的芬芳的香，一同散布在這個春夜裏，來和寂寞的月色作伴。（王統照）

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了開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冰心）

在這裏，出遊稍遠便可看見水。曲折行來，道滑如拭，重重的樹蔭之外，不時倏忽的掩映着水光。我最喜的是珀地，稱她爲池真委曲了，她比小的湖還大呢！——有三四個小島在水中央，上面隨意地長着小樹，池四圍是叢林，綠意濃極。每日午餐後，我便出來遊散，緩馳的車上，湖光中遍了美人芳草！——真是「水邊多麗人」。看三三兩兩成羣攜手的人兒，男孩子都去領捲袖，女孩子穿着顏色極明顯的春衣，短髮飄拂，輕柔的笑聲，從水面，從晚風中傳來，非常的浪漫而瀟灑。到猛憶及會哲對孔子言志，在「暮春者」之後，「浴手沂風手舞雩」之前，加上一句「春服既成」，遂有無限的飄揚態度，真是千古雋語！（冰心）

綠草剛剛萌芽，碧桃却含着無限的春意，對人微微的笑着——輕盈而嬌豔。花影射在橫塘裏，惹得魚兒上下的徵逐。（廬隱）

春天的早晨，醞釀含笑，悄對着醉意十分的朝旭。伊正推窗凝立，回味夜來的夢境，山崖疊嶂聳翠的迴影，分明在碧波的輕漾，激壯的松濤，正與澎湃的海浪，遙相應和。依稀是夕陽晚照中的千佛山景，還有一聲兩聲磬鈸的餘響，又像是靈隱深處的佛音。（廬隱）

轉過山腰，拐上一片石的山坡，只見一整塊兩三丈大的石頭，斜嵌在那山頂上，石面平日被來往行人起坐得已經平滑，此時被水細細沖洗，更濕得粼粼光潤。附近石頭旁一些雜樹也沒有，只有三四

棵一丈多高低不齊的松樹，欹斜的靠着。一堆初春的松針，綠得比江南三月的稻秧還可愛。（凌叔華）

七 春之村野

江風吹過寂寞的春野。是餘寒未消的孟春之月。本來，我們不是牽上雙手麼？沿着沒有路徑的江邊走去，目送着足畔的浪花。小蟹從石縫中出來，見人復迅速逃避。畦間的菜花正開。……江風吹過蔥蘢的春野。是微曠的仲春之月。本來，我們不是靠坐在一起，在這傾斜的坡前？我們是無言，我們拈撥着地上的花草：紫花地下，蒲公英，莎草，車前。……江風吹着蒼鬱的春野。春已暮。本來，我們不是並肩立在一起，遙數着不知名的塚上的紙幡？紙錢的灰在風中飛舞。過了清明了。……江風吹過寥落的春野。過了一年，兩年，十年，我們都分散了。……雨後潤濕的地土，留下我的脚印。印在這地土上的，只有我的孤單的脚印。豌豆的花正開。臉上撲過不知名的帶着絨毛的花的種子。……

（陸蠡）

村中的山上，溪間，春都來臨了。到處都是青青的了。梅樹上早滿裝着淺綠的嫩葉，矮松一株株的長了筆狀的松蕾。天高日暖，深藍色的空中浮着幾片白雲。雲雀高高的在雲下翱翔着，唱着牠們的小曲。（張資平）

這一天是很好的天氣，暖和的東南風一陣陣送過來，野花都微微的點頭。河面承着天空的青翠和太陽的光亮，差不多一片白銀的廣場，鑲嵌着許多碧玉——因為縐着又細又軟的波紋。湖旁的田裏，麥已長得有二三寸了。幾個農夫農婦靠着河邊，把船裏載來的肥料運到儲蓄肥料的潭裏。他們只顧工作，都默不作聲，彷彿只有一個人在那裏似的，又彷彿是幾件機械在那裏動。湖的那一岸，一帶的山

又清秀，又靜穆。這一幅畫圖是天然的，然而沒有人讚它好，只有樹上小鳥從這枝飛到那枝，側着頭，望一回野景，便清脆脆地叫幾聲，唱他們讚美春景的歌。（葉紹鈞）

附近河邊的是一些插了秧兒沒有幾天的稻田，望去一點一點非苗似的新綠，綴在杏黃色肥沃的地，河岸上一排不過一丈高的柳樹，薄薄的敷了一層鵝黃，遠遠的襯上淡紫色的暮山。河的對岸有四五個小孩子，穿着舊紅的襖子，繞着一棵大柳樹捉迷藏玩。可愛的春晝餘輝，還照在他們小圓臉上。（凌叔華）

下面是翠綠的地。這綠色的地是這樣的平滑，又是這樣的柔軟，像是長着比女人的秀眉還要細潤的芳草，像是鋪着比女人的香頰還要柔滑的軟茵。這細潤柔滑的草茵上，還簇生着點點的猩紅的花朵——比猩紅的櫻唇還要香的花朵，比猩紅的乳尖還要甜的花朵。（周全平）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朱自清）

第二節 夏

夏是一個壯快的季節，夏景雖不能像春景那樣地使人愛戀，但牠也不致如秋冬兩季的常常引起人們的凋零惆悵之感。

有人形容夏季爲一個人的壯年時代，因爲牠是生物的生命儘量發展的季節，也是宇宙間活動力十

分漲溢的時候。

一 夏日

沿路的景物真不壞，江南的仲夏原是一副天上樂園的景色。一路上沒有一塊荒地，都是綠的稻，綠的樹，綠的桑林。偶然見些池塘，也都有粗大的荷葉與細小的菱葉浮泛在水面。在汽船上，沿河都是桑林與蘆葦。有幾個地方，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塊桑田，四週都是碧油油的水，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綠萍。一二小舟，在那裏徐徐的往來，彷彿是拾菱角的吧？我們的船一經過，大浪便衝上這些岸邊，至少少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帶上岸灘而枯死的。（鄭振鐸）

四月歐洲天氣，恰當中國的暮春。南風自地中海吹來，灰黯的天空，轉成爽朗的蔚藍色，帶着一片片搖曳多姿的白雲，陽光燦爛，照澈大地，到處是鳥聲，到處是花香。人們浴沐於這溫和的空氣裏，覺得靈魂中的沉滯，一掃而空，血管裏的血運行比平時更快。啊！少年體內的青春像與大地的青春同被和風喚醒了。（綠漪）

在這豔麗的日輝中，只見愉悅歡舞與生趣，希望閃爍的希望，在蕩漾，在無窮的碧空中，在綠葉的光澤裏，在蟲鳥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搖曳中——夏之榮華，春之成功。（徐志摩）

在這炎熱的下午，大家全在睡午覺，梅生也拏着小說月報躺在沙發上，看了幾頁，覺得眼皮蓋下來了。但是睡魔十分作弄，當她把小說月報放下預備夢游極樂世界的時候，睡魔早又躲得無影無蹤了。（廬隱）

首善之區的西城的一條馬路上，這時候什麼擾攘也沒有。火燄燄的太陽雖然還未直照，但路上的

沙土彷彿已在閃爍地生光；酷熱滿和在空氣裏面，到處發揮着盛夏的威力。許多狗都拖出舌頭來，連樹上的烏老鴉也張着嘴喘氣，——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遠處隱隱有兩個銅盞相擊的聲音，使人憶起酸梅湯，依稀感到涼意；可是那懶懶的單個的金屬音的間作，却使那寂靜更其深遠了。只有脚步声，車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趕緊逃出頭上的烈日。（魯迅）

鬱熱極了。風也欺負我們，不肯嚙一絲兒氣進來。喝了一碗熱茶，真是火上加油，熱得要悶窒住了。滿屋蒸發着一種人皮的臭味，這種熱臭壓着我們直有千鈞之重，七十幾柄破蒲扇莫想搗動牠絲毫，我覺得腦袋漸漸地沉重起來了。（成紹宗）

早上我一醒轉來就聽到這從窗口傳進來的話，大概是對面裁縫舖子裏的老板娘說的。起了牀，果然，窗外滿佈着強烈的陽光，映得眼睛發刺。連忙把龍鬚草的簾子掛起，因為是綠色，室內暗了點，好像也就涼快了點，可是也因為這簾子底阻隔就連些微的風也吹感不着了。只是爲着掛簾子費了點力，我就出了一身汗。洗臉時帶便揩了身，身子老是不肯乾。（許欽文）

馬路上就很清閒，有幾隻狗伸出了舌頭喘氣，胖大漢就在槐樹陰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老媽子抱了孩子從屋簷陰下蹩過去了。胖孩子歪着頭拖長聲音，磕睡地叫喊——「熱的包子啣！荷荷！……剛出厝的……」（魯迅）

是正午時候，窗外日光黃澄澄地照着，隱隱約約間有幾葉芭蕉的大葉在風裏招展着。蟬聲怪噪雜的在叫着，天氣還熱呢。（洪靈菲）

窗外夜色漸漸深了，已是四月，到天黑時還有一些寒氣，從玻璃縫隙中透進的一絲一縷的冷風，吹進煩惱悲觀的人心上，簡直想像到一個人到那天躺在棺木裏的滋味。（凌叔華）

五月的夜，玫瑰花的幽芳，乘着涼快的夜風，飄滿了空中。青藤花的悵鬱，孤芳自賞的依近了竹籬外的青草，經不起風的吹拂，微微作抖。月光從樹枝尖透出，牠透過了叢叢的綠樹，正斜照着一對半闔的窗；簾帷高捲，昏暗而靜寂。月光似乎窺不出人間的神祕，牠映進了小窗，只見在那小鏡中反射的微弱的光，復斜入一白壁，一切悠悠無聲。陡然一聽，自遠處來的犬吠，漸漸的響應，有如樂曲，斷續而相和，有如波浪，一波稍平一波又起。狗吠的聲音如閃電似的穿過這寂寞的村道，黑雲遮沒了月亮，於是靜寂！靜寂！花的影，樹的影，村舍的影，一切的影，都吞沒於一切的影中。花的芬芳，草的芬芳，一切的芬芳，都吞沒於一切的芬芳中。（王統照）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欣然」。（露莎）

子高住在銅錢巷，出巷就是北河沿。吃了晚飯就去河沿走漫步，是近日的事。天氣熱，河溝裏的水已乾，一些風，吹來微臭的空氣。子高在河沿一旁嗅着臭氣，一旁低頭走，隨意看着坐車過路的車上人，頭上是白白的月。淡淡的悲哀，在肚中消化食的當兒，讓其在心上滋長，他不去制止。向南走到騎河樓，就回頭，一回兒，又到漢花園的橋上了。（沈從文）

聽到河沿一個小小噴哪的嗚嗚喇喇聲，又是一面鼓，助着拍樣的敲打，子高知道這是幾個瞎子唱戲的。聽噴哪像是在河沿一個地方吹了一陣後，鼓聲敲着稀疏的拍子又漸漸遠去了。子高仰頭望，初初只能看見一顆星。明河還不明，院中瓜架下垂着的鬚葉，同在一種稀微涼風中打鞦韆，影子映到地

上也不停。這算風清月白之夜吧。（沈從文）

窗外汽車聲音漸漸的稀少下去了，蒼茫六合的中間，我聽見我的筆尖在紙上劃字的聲音。探頭到窗外去一看，我只看見一灣黝黑的夏夜天空，淡映着幾顆殘星。我擱下了筆，在我這同火柴箱一樣的房屋裏走了幾步，只覺得一味淒涼寂寞的感覺，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也不知道這憂鬱究竟是什麼地方來的。（郁達夫）

昨夜月亮淡而清，我伴着我的同伴在白堤上行走，覺得無處不飽和着神祕。後在由「平胡秋月」通「放鶴亭」的路上停下，我站在我底同伴的左邊，面前滿搖着荷花，遠處閃着默默的燈光，許多草叢中底生物都用着迫切的聲調高唱戀歌，我覺得我已恢復了八九年以前的性情，我又萌了希望的芽，我想地球在還不該就此破滅。（許欽文）

有的地方蘆葦太高了，將月亮遮去，船只在深黑的水潭中無聲的滑走，或者擦的一下，船底觸着斜伸出的短的斷莖，或是風過去，葦葉的尖全顫顫的；細雨下着，薄的衣衫全被鼓盪起，髮覆在額上，啊，這是清涼暢快的夏之夜。（丁玲）

先生，你也曾在炎炎的夏夜患過失眠嗎？那種畸零人所特有的經驗，也祇有親嘗過失眠滋味的畸零人所能懂得的呢。……黑夜的庇護下，臭蟲大胆地吸着人們的血，人們是漸漸地消瘦了，吸血的蟲却迅速地肥胖起來，而且加倍地蕃殖，蕃殖得滿室都是只知道吸人血的傢伙！這種可怕的事情，却只有患着失眠的人知道了；……翻一個身，四週仍充滿着無知的鼾聲；……對於這漆黑的失眠夜，我落入於無底的悲哀裏。……（翊）

三 夏雨

沉悶的熱的空氣沾着皮膚上，在肥壯的人，是比什麼都更不爽快的事。從這簷際仰望去，一大塊灰色的雲橫過來了。試想這屋外，人的視線所能及的樹林，山野，屋舍，稻田，必定都扁扁的貼伏在地面上，靜聽着雲端裏的雷聲。忽然幾顆很大的雨點颯颯地打在他的額上了。那突然感到涼意而仰望着的臉無端地浮出了微笑。（羅里芷）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欄杆，簌簌亂響。他遲疑着看一看錶，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雨點迎面打來，風脚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溼軟的泥溝，沒過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着牆兒站着。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冰心）

一匝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謝冰心）

那邊的烏雲起了，山與田都爲一層陰影所蔽，隱隱的似聽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鄭振鐸）

電光越抽越急，結果却使一切分外黑暗，分外沉寂。滯黯的光慢慢地給添上的烏雲補沒，天上更沒有一絲兒縫，似乎大氣也沉重了好些。蟬聲，不知爲什麼停了。更沒有別的聲音。（葉紹鈞）

一到夏天，第一個使我記起來的，就是夏晚的雷。天氣愈是熱悶，就愈是容易使人懷念到雷聲。

因爲雷聲一響，熱悶的空氣便一下子可給一陣大雨沖散了。……每當炎炎的夏晚，熱悶的空氣，咄咄逼人的時候，我常常喘着難耐的氣，打開所有窗子，抬起頭，側着耳，希望聽到一陣清亮的雷聲。這雷聲應該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樂，牠不但會使人心曠神怡，而且，我想牠一定能使我久抑了的肺葉伸展，然後灌溉我以新鮮的氣息。季節的脚步，又踏到夏的階段了；那熱悶的空氣，那難耐的夜晚！我渴望有一聲雷，從天邊突然響起，然後震澈到我們的地面。（翊）

四 夏霧

我看見湖上的霧，很快——大約五分鐘的工夫，便密密霧起，四圍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淅淅瀝瀝的雨點往下洒，遊湖的下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但是不到半點鐘，雨住雲散，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山潤裏的白雲，隨風嫵娜，真是如畫境一般的湖山。（廬隱）

飯後和阿梁上觀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層烟霧，又有幾點燈光，點綴在中間。風景實在可愛。（郁達夫）

走到站頭，人馬皆要打尖了，天氣仍是雲霧彌障。午後又該開鞭時，忽然雲散日出，不久，霧氣就消蝕盡了。祇是剩下林叢間滯留着的縹緲輕淡的青烟，慢慢地向外噴散着，若有一個神仙在吹放出氣，但出林後立即消沒無蹤了。（儻聞）

我每早起來走過球場時，除了雨天，總能見得牆外白茫茫一片濃霧，祇有樹巔和山尖可見，像大海中浮嶼般。（葉靈鳳）

又是一天不同的景色，在破曉薄霧的時候，幾顆銀白的晨星，還閃爍在鉛灰色的天空上，面前是一帶遠山，在濛濛中不甚看得分明。經過殘冬的枯樹，倒在幾處靜止不動的水蕩中，都一樣的幽靜，沉默。（倪貽德）

中國因了氣候的關係，不常見到倫敦那樣，彌天彌地，使白晝變成黑夜的大霧。不過在鄉間每早當曉霧未乾，或朝陽未出時，在山腰或叢霧間，總可以看到像帶樣的白霧，不過時間不長罷了。（葉靈鳳）

這時正是黃昏，海霧受太陽的渲染，幻成紫的，紅的，青的種種色彩——不很明顯的混合色，彷彿閃光的輕紗罩子，罩在碧澄澄的海面上。西方的紅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淡紅的各種顏色，在水交接的地道，橫着一道五色的絨氈。

五 夏之山水

六月中山道中也沒有多大的涼爽意味。一片松林中疏疏密密的瀉下來的初陽的明影，躺在青石的地面上，被晨風吹得微動。松林中的鳥兒本是多的，在春天的時候，偶從這裏經過，便聽見啾啾嬌宛的啼聲，如奏着空中的音樂。但這時雖是在六月中旬的清晨，却已覺得由山尖上遍吹過來的熱風令人頭眩，所以，那活潑自由的鳥兒們的鳴聲，也自然而然的低沉了。（王統照）

窗外山峯已漸朦朧了。山寺裏傳來一聲鑼響。薄暮的喚霞，繚繞在寂寞之港中；時候已經是晚夏了。（木訥）

彷彿是熱天，河中的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紅的花兒紅得像我的雙

醫，白的更是清妍。在微波清淺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游魚唼喋萍藻，垂柳的條兒因風結了許多不同樣的結子。（馮沅君）

火熱的太陽，蓋在小道上。灰土沉沉的，彷彿睡死了。山中靜寂，只偶然聽見驟馬的嘶叫。……枯坐在公事房裏，沒有一些事做，看山影慢慢的展大開來。行人便就蔭地坐息，漸漸的人多了，遠遠的看他們有的把草帽取來當扇子，有的指手畫腳，想必他們是在快樂着。（李渺世）

一八五三年的盛夏，六月中旬的一天，白熱的太陽照在羊山的頂上。從西岩石井間迂迴曲折地千里奔流下來的瀆流，急迅地奔過了萬竹灘頭，在橫江似的蓮花岩下打了一個迴旋，靜靜地從古洪村前流過。清澄中浸映着羊山的綠影。平明如鏡的水面上也平流着一片銀樣的陽光，當微風過了岸上平鋪的綠禾，由岸畔柳頭拂到水面時，銀鏡般的水耀放起酥碎的銀花，山影輕輕地顫動了。（紹宗）

是一座峭削的翠壁，野藤和精悍的荊棘倒掛着，下面儘是些澈人的心胆的深潭，潭水微妙的發出古琴一般的漫歌，琤琤然與倒掛着的古籐上的蟬聲合奏。（許傑）

夏的W海岸，介在蒼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間的夏之海濱，飽和着一種倦怠的氛圍氣，是很適合於這位藝術家的性情。夏的W海岸的風物都是靜的，祇有天空中的幾片浮雲在緩緩地移動，很洽意的涼風雖常常輕輕的掠過波面和樹梢，但海水和樹枝並不發出何等嘈雜之音。夏的W海岸是有一種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不可思議的寂寞，就連這許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館和松林後的散步道上的人羣中也能感着這種寂寞。（張資平）

樹林外更有一抹青山，如夢如烟的浮在那裏。此時出城的南門江邊上，人家已經睡盡了。江邊一

帶的房屋，都披了殘月，倒影在流動的江波裏。雖是首夏的晚上，但到了這深夜，江上也有些微的寒意。（郁達夫）

這一天天氣比較得熱，並且一點風也沒有，在那河邊的柳條靜靜的動也不動，那路旁的蝴蝶蘭，也默默無語，對着那炎熱的驕陽，彷彿乞憐似的低垂着弱莖。河水裏水平如鏡，映着兩岸的倒影。水亭子的紅柱，一根根逼真的印在水裏；有時波底的游魚，微逐着捉那赤足的小蟲時，水上便起了漩波。（盧隱）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吧。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魯迅）

他們都到海邊去了。我爲左眼發炎不會去。我獨坐在前廊，偎坐在一張妥適的大椅內。袒着懷胸，赤着脚，一頭的散髮，不時有風來擦拂。清晨的晴爽，不會消醒我初起時睡態，但夢思却半被曉風吹斷。我闔緊眼簾內視，只見一斑斑消殘的顏色，一似晚霞的餘緒，留戀地膠附在天邊；廊前的馬櫻，紫荊，籐籬，青翠的葉與鮮紅的花，都將他們的妙影映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態無數，我的臂上與胸前，亦滿綴了綠蔭的斜紋。從樹蔭的間隙平望，正見海灣：海波亦似被晨曦喚醒，黃藍相見的新光，在欣然舞蹈。灘邊不時見白濤湧起，迸射着雪樣的水花。浴泉內點點的小舟與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謔叫與水波拍岸聲，與潛濤嗚咽聲，相間的起伏，競報一灘的生趣與樂意。但我獨坐的廊前，却只是靜靜的，靜靜的無甚聲響。嫵媚的馬櫻，只是幽微輾着，蠅蟲也斂翅不飛，只有遠近樹裏的蟬在紡紗似的纏引他們不盡的長吟。（徐志摩）

六 夏之村野

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郭沫若）

車過了「莘莊」，天完全變盡了。兩旁的綠樹枝頭，蟬聲猶如雨降。我側耳聽聽，回想我少年時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幾條雲影，在空際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陽光，徧洒在濃綠的樹葉，勻稱的稻秧，和柔軟的青草上面。被黃梅雨盛滿的小溪，奇形的野橋，水車的茅亭，高低的土堆，與紅牆的古廟，潔淨的農場，一幅一幅同電影似的儘在那裏更換。（郁達夫）

我來時是初夏，江南的風物，正是惹人時候。火車馳過的郊野，隨處有葱蘢的樹林，有清澄的小溪。睡蓮浮漾在池塘的水面，柳枝上已有蜩鳴。我覺得這夏日的景色，最可贊美，有許多勝景，是非在夏季是不可得見的。肥大碧綠的樹葉，被金色的陽光映射，越然顯出它的盎然的生機。溪與水田裏，總是滿盈盈的。連地上的雜草，在這時也茁壯得可愛。（謝六逸）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下它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纔喘過氣來，幾個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河邊的農家的烟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烟，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是晚飯時候了。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的冒烟。（魯迅）

在汽車上，一路所見，新插的稻秧，闊大的芋葉，細簇簇的葶藶草和菱蓮，光青碧綠，疏疏密密，雖然都是一向熟的，却很使我感到新穎。（許欽文）

一片碧空無一絲雲影……一聲雞鳴，一聲犬吠，斷續地從村中發出，蟬聲不知在那一棵樹上顫動着，……村塘的樟樹蔭下，三個少女同兩個女人在浣洗着衣裳，有力無力的砧杵聲在幾處打起了呆然的回響。（紹宗）

第三節 秋

秋天剛巧是和春天相反的季节。在這個季節裏，大多數的景色，都不免引起人的悽涼之感。

然而無論如何，秋天仍不乏天高氣爽的明朗的日子，在高高的天空下，世界究竟是美麗的。文藝家在他們自身的寂寞的景况下，對於秋常常較對春更爲愛好。

因此，秋景在他們的筆下，是顯得更動人了。

一 秋日

這日是個沉冥的秋日。天上的灰雲飛來飛去，不住的流動着，日光隱在山峯的上面露不出他那薄弱的光線來。四圍的樹木初迎着飄蕭的涼風，都在同他們將搖落的葉兒私語。從遠遠的地平線上，有層層的薄霧向曠野中散漫着捲來，令人看着容易起無盡的秋思。（王統照）

弱小的菊科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顛顛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
面，着實有點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葉紹鈞）

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 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的影子，也有些秋意。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也無風的自在凋落。（郁達夫）

並沒有風，我覺得身上似乎已有些瑟瑟的意味；街上的清涼，也給了我一個蕭條的感象。我仰望着天。晨曦還沒有升起，天上佈滿了灰白色的絮似的密雲，寂然不動間有一隻烏鴉翩然掠過，也聽不出翼響，祇有樹葉在蕭蕭細語。——啊！秋竟潛到了人間！（葉靈鳳）

天氣，確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黃得多；然而我那門前的秋葵似的黃花却還在開着，山裏也沒有石榴花。蒼蠅不見了。蚊子間或有之。（魯迅）

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風涼露涼，黃花遍地。（盧隱）

北方的天氣，九月初間已經了幾次微霜。不耐風霜的樹木，已零落得半枯賸瘦的杈杈；較耐風霜者雖依舊枝葉蒼蔚，但終似曾經踐踏陵辱的人們，在努力掙扎中顯出無限憔悴可憐的情調。高爽澄碧的太空襯着冷光四射的秋陽，彷彿斷獄老吏，俯視階下的囚徒。（馮沅君）

在一個幽靜的小院子裏，正午的日光，非常暖和地罩着一架半黃了葉子的葡萄架，上面的葡萄，已全被主人摘去了，只剩些小飛蟲兒，還似爲尋果實的餘香般繞着架子嗡嗡地飛。秋日的日光之下，正是飛蟲得意的時候。那時滿院靜的什麼也聽不見，甚至連鳥鳴的聲音也沒有。本來這所小小院落，是在這個全住宅的東邊一個月洞門內。用磚砌成了個花台子，上面種植着四五株芭蕉，與些雞冠花，金鐘罩等的小花草。其餘的便就是那架很大的葡萄架。（王統照）

窗外有一兩頭麻雀，細碎地叫着，覺得有點寂寞，天是亮的了；但窗上只有滯黯的光，沒有高爽的氣韻，大概今天太陽是退隱了。雖說是新秋，已頗有些涼意。他們蓋在一條夾被裏，不自覺地蜷成兩隻醉蝦的樣子。（葉紹鈞）

二 秋夜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魯迅）

一個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尙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道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寫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腳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沉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郁達夫）

八月的月光蕩蕩地，映在用磚砌成的平台上面，獨照着我們兩個人的身影。碧空的靜夜的靜氣，如禁住人間的呼吸一樣。微風過處，吹得沿牆外之柳葉，散在地上瑟瑟地響；這時正是清白色的月亮尙沒十分圓的秋夜，已是斜轉了的天河，在月光中看去，其中如同銀濤起落般的搖動。星光看得不很明朗，然而獨有近在天河畔上的參差的星光，還隱約看得很清楚。（王統照）

這時月亮已出來了，清涼的風，微微的拂着，喧鬧的蟲聲，正四野鳴起。夜是如此靜，如此清幽。（丁玲）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

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魯迅）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却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洒在我的園裏的夜花草上。（魯迅）

夜已深，樓上主人促眠，窗外雨仍不止，異鄉的蟲聲在淒淒的叫着。（冰心）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窗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港的時刻。（郁達夫）

深夜，我踏着黯淡的路燈下的影子歸來。風蕭蕭地吹着，路旁的梧桐樹飄下片片落葉。「又是梧桐葉落的時候了。」這砭骨的夜風倒撩起了我忘却季候的悲哀。於是我抬起頭，寂寞地向夜空癡望，夜空是沒有星子，也沒有月亮。（翊）

披起睡衣，在黑暗中望着星和月。月是圓圓的，耳邊聽見隔壁一家慶祝着團圓，喔，團圓的中秋節是今天。祖父的蒼老的形影，閃爍在星星間。嘴邊拖着疏長的髯鬚，晶瑩的眼睛射着淡泊和善的光，眺望着四周，（蓋是尋找沉陷在黑暗中的孩子罷？）……故鄉遭炸了，祖父的音訊杳然。望着星和月，星光淡泊得看不見，月是破碎的。（翊）

三 秋風

夜風拂拂的吹着他發抖，遠遠的飄來了歌聲笛聲，在身旁有吹動了池裏的殘葉，颯颯的低吟。這

夜景，這哀音，勾起了他的萬千愁緒。（周全平）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郁達夫）

時間已經晚了，外邊只是沉沉的黑影。明藍的天空裏，淡映着幾個搖動的明星，一陣微風，吹了些樓下園裏的草花香昧和隔壁西洋人家的比牙琴的斷響過來。（郁達夫）

秋風肅殺的威力，漸漸地開始，而一切景象，都要由繁盛的夏日漸漸變為冷落了。（王統照）

梧桐亭亭直上，變成熱帶的棕櫚，扇形大葉，動搖微風中，篩下滿地日影。

三叉路口，落了天風，轉了一陣黃沙。比較狂猛的風，嗚嗚的在高處響着，一乘汽車來了，三叉路口又轉起了陣狂沙。這是立秋的晚上。（郁達夫）

入秋以後，天天只見藍蔚的高天，同大圓幕似的張在空中。東北西三面城外高低的小山，在陽和的日光裏返射。微涼的西北風吹來，往往帶着秋天乾草的香氣。（郁達夫）

各人懷抱着自己底寂寞，和世界底愁苦。月色是迷濛的，村莊已經遙遠了。小溪之中沒有流水，田間沒有莊稼。路旁墳上的古柏，在月光之下顯得更其憔悴而蒼老了。惟有秋風是在憂愁地吹。沒有夜露。……尋水的田蛙被飢餓的土蛇追趕着，發出了哀哀的鳴聲。秋風在田野之中作着不可以理解的咒語。（麗尼）

四 秋雨

昨宵風雨到今晨未止，庭中地面高乾低濕，望去像地圖模型似的。黃葉落的比前幾天更多。有的

浮在淺水中好像一些小船。那一枝奇蹟的薔薇，躲在昨晚套好的蓋葉下冷得微微發抖。冒雨下階一看花香色，會不稍改，纔安了心。雞婆抱着小雞在窩裏不動，雄雞時發低喙，其聲格然。賣豆腐的遠遠地吹着「頭度多」的銅角，助秋聲的蕭索。方靜聽之間，忽然狂飈吹來，大樹怒號，小樹亂舞，那枝白薔薇，更徬徨得可憐。（田漢）

這幾天正是秋雨連綿的時候，雖然院子裏的綠苔，驀然增加了不少秀韻，但我們隔着窗子向外看時，只覺那深愁凝結的天容，低得彷彿壓住我們的眉梢了。（廬隱）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錚鏦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瀝瀝的秋雨，雨點打着鉛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冰心）

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霏霏，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曹雪芹）

起初看不見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馬車裏，儘在野外的一條馬路上橫慘的前進。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樹林，蜿蜒的城牆，淺淺的城河，變成這樣的在我們面前交換。醒人的涼風，休休的吹上我的微熱的面上，和塔塔的馬蹄聲，在那裏合奏交響樂。我一時忘記了秋雨。（郁達夫）

戶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塔啦啦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淅淅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來。

（郁達夫）

我曾經病倒在一個村落的秋天裏。睡在農家的一間小屋中，整天整夜聽窗外瀟瀟的雨聲。因為這正是一個多雨的季節。雨聲裏，我有時忘記一切朋友和親戚。甚至也忘記我自己。偶然由窗外傳來秋蟲的鳴聲，但秋雨連綿地，却始終並不因蟲鳴而掩沒其單純和寂寞的低吟，這低吟有時做了我的催眠曲，但有時就不免引起了我的悲哀，和我生命的寂寞。（翊）

五 秋霜

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點鐘就醒了。起來開窗遠望，寒氣逼人。半邊殘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濃霜，更加涼冷。（郁達夫）

庭園的地面上覆着一重銀色的霜。土地裏面的水分因凍積作用增大了容積，擠起了一重脆薄的土皮。庭園牆外的幾畝新麥的青葉上，也滿載着銀色的小珠兒。（張資平）

好一天濃霜，我們却必須趕路。早日一出，霜融化了，路上滑泥泥的，有一些濕。（余文德）
昨夜星月交輝，也沒有一些風，今晨起來的時候，稻積上和堆在場角的柴堆上有一層薄稀白的霜，看了格外覺得骨頭裏生了寒冽之意。（學文）

六 秋之山水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接連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

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冰心）

太陽剛斜到三十度的光景，揚子江的水面，顏色絳黃，絕似一線著名的玻璃。有許多同玩具似的帆船汽船，在這平穩的玻璃上游駛。過江隔岸，是許多同髮也似的叢林，樹林裏也有一點一點的白色紅色的房屋露着。在這些枯林房屋的背後，更有幾處淡淡的秋山，縱錯橫落，彷彿是被毛筆畫在那裏的樣子。包圍在這些山影房屋樹林的周圍的，是銀藍的天蓋，澄清的空氣，和飽滿的陽光。抬起頭來，也看得見一縷兩縷的浮雲，但晴天浩大，這幾縷微雲，對這一幅秋景，終不能加上些兒陰影。從塔上看下來的這一天午後的清景，實在是太美滿了。（郁達夫）

一天一天的下着秋雨，好像永沒有開晴的日子。落葉紅的黃的堆積在小徑上有一寸來厚，踏下去又濕又軟。湖畔是少去的了，然而還是一天一遭，很長很靜的道上，自己走着，聽着雨點打在傘上的聲音，有時自笑不知這獨往獨來，冒雨迎風，是何目的！走到了！石磯上，樹根上，都是濕的。沒有坐處，只能站立一會，望着濛濛的霧。湖水白極淡極，四圍湖岸的樹，都隱沒不見，看不出湖的大小，倒覺得神祕。（冰心）

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心。（冰心）

初秋的湖水，比鏡子還清澈，薄薄的染上一片紫丁香彩色。遠遠的滿生了雜樹的西堤底下，淡淡的烘出一長道玫瑰色的晚霞來。此時靜寂得很，祇有幾隻海燕低低的飛來飛去，翅膀上剪子樣的尾

巴拖到水面，聽見輕輕的拍水聲。（凌叔華）

晚秋的太陽，祇留上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霧空濛的西北海角。本來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濃豔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郁達夫）

在遠處有福的山谷內，蓮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亂石前跳躍；牧童，有的吹着蘆笛，有的平臥在草地上，仰看變幻的浮遊的白雲，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黃的稻田中，縹渺地移過。（徐志摩）

並不是怎樣出奇的山，也不見得有多少高，青翠中點綴着一簇一簇的紅光，便是吸引遊人的全部風景。山徑頗陵峻，幸而有石級；一邊是谷，緩緩地流過一道淺澗；到了山頂俯視，這淺澗便像銀帶子一般晶明。（茅盾）

山頂是一片平場。出奇的是並沒有一棵楓樹，却只有個賣假紅葉的小攤子。一排蘆蓆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間，便是某酒館的「雅座」，這時差不多快滿座了。我們也佔據了一間，並沒有紅葉看，光照着對面的綠叢叢的高山峯。（茅盾）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下人聲笑話，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嘯吟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冰心）

七 秋之村野

初秋的薄暮。翠巖的橫屏環擁出曠的草地，有常綠的柏樹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瀉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圖案似的田畝，阡陌高下的毗連着，黃金的稻穗起伏着豐實的波浪，微風傳送成熟熟的香

味。黃昏如晚夕一樣淹沒了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陽如柔和的目光，如愛撫的手指從平疇伸過來，從林葉探進來，落在溪邊一個小墓碑上。（何其芳）

晚秋的薄暮。田畝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黃的割莖在青天下說着荒涼。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聲都已無聞。原野被寂寥籠罩着，夕陽如一枝殘忍的筆在溪邊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獨的瘦長的。（何其芳）

原野憂鬱着，秋風在吹；夜靜悄悄地，艱難地移動着脚步。原野底兒子們嘆息着，不能忍受蘆葦梗和柳樹條。過去的世紀是應當完結的。原野痛苦地生產着新的子孫。（麗尼）

在鄙野的鄉間，這時會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閑；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清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撼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組織。（葉紹鈞）

像這樣的有朝陽晒着的野道，像這樣的有林樹小山圍繞着的空間，況且頭上又是青色的天，腳底下並且是五彩的地，飽吸着康健的空氣，擺行着不急的脚步，朝南的走向太湖邊去，真是多麼美滿的一幅清秋行樂圖呀！（郁達夫）

田裏的稻都刈去了；田岸是沒在汪汪的水裏。偶然有幾株小樹，綴着鮮豔的紅葉，閃在幾叢落葉將半的樹後，頗使我起茫然的美感。遠處村樹彷彿一道短籬，籬外便是無際的天；都似籠着一層輕霧，模糊而微微地顫動。一株很高的銀杏樹，葉已落盡了，枝幹不自然地盤曲，立在平野中。（葉紹鈞）

第四節 冬

冬天，是一個沉默的季節。似乎，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死去了。但是，不要忘記，「死」這個東西，在冬天裏，其實僅僅是表面上的一種掩飾。而所謂「沉默」，却也正是大地回春，萬物活躍的一個前奏。

詩人雪萊，說得最好：「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所以一個有經驗的生活者，常常知道冬天所蘊藏着的是什麼；而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寫作者，也往往在描寫冬景的文字裏，襯托着他對世界的希望。雖然，冬天裏的景象，究竟是默默的，使人在不自知的偶然的場合中，終不免忽然間驚心於大宇宙的寂寞。

一 冬日

時候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禁不住悲涼起來了。（魯迅）

冬天的日子實在太短，現在太陽祇露着些微弱的殘照，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烟筒上，一閃一閃的放光。屋子裏也漸漸黑上來，但那火爐裏熊熊的火光，却照耀着地氈，現出一片紅潤；我坐在爐邊一張臥椅上，四面沉寂的空氣圍繞着我，差不多要睡着了。（盧隱）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黑的浮雲，靜靜的壓到了窗前，風聲嗚嗚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

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物，都已經死滅盡了。（郁達夫）

十一月，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地洒在平陽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止的華屋上。（郭沫若）

十一月一天的下午，看不見太陽，天空中雲不像雲，蒸氣不像蒸氣的結成一種灰白色的厚膜，把深藍色的蒼穹遮住了。北風漸次吹得強烈，像在準備下雪。（張資平）

早起，極光明的朝陽從東方捧出，照得這些冰樹玉枝，寒光激射。下樓微步雪林中，曲折行來，偶然回顧，一身自冰玉叢中穿過，小樓一角，隱隱看見簾幕。雖然一般的高處不勝寒，而此瓊樓玉宇，竟在人間，而非天上。（冰心）

十月下旬的天氣，在凌晨的時候，如一層薄薄玉屑鋪成的白絨氈子，罩在每家的屋頂之上。……他想到此處，薄呢的外套，禁不住朔風的嚴威，便連了兩個寒噤，同時身上覺得起了無數的膚粟。

（王統照）

有風，從窗中望出去，天色很沉滯；望着蕭蕭的街道，光禿的樹枝，外間似乎很冷，然而我房中有火，我什麼也不覺得。（葉靈鳳）

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點鐘就醒了。起來開窗遠望，寒氣逼人。半邊殘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濃霜，更加涼冷。倒了一點涼水，洗完手臉，就衝寒出去，上北火車站去。街上行人絕少，一排街燈，光也大亮了。（郁達夫）

其時雲影翻開，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輪明月。四圍還擁着寒霧，好像美人出浴披着紗軟帳似的。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裝着銀鎧銀甲，萬樹枝頭，都放出寒晶晶的珠光寶氣。（翟秋白）

下了一天雪，到夜還沒有止，室外一切靜極，靜到要聽出靜的聲音來。我在小小的燈火光下，閉目枯坐，如見雪花片片飄墜，來補增這一望無際的雪堆；故鄉也準備過年了，人們忙得很；我自己還是一個兒童，在後園的平坦處和一伙小朋友朔雪羅漢。（魯迅）

這天是陰歷十月初二，晚上沒有月亮，頗是黑暗，但眼睛在黑暗內習慣之後也能够隱約看得出兩丈以外的人，因為是晴爽的天氣，天空裏密密的繁星非常燦爛，微的黃光減低了黑暗的濃度，黑暗已比較稀薄的緣故。（汪靜之）

十一年十月六日的後半夜，我醒過來，覺着氣溫比前半夜低了，照常的把被窩弄了點小，漸漸的暖 and 氣來，很是甜蜜的樣子。這時空氣是靜寂着，只有時鐘不絕的發出滴搭滴搭的聲音。（許欽文）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鄉小市鎮中。吃了晚飯，於未敲三更之先，便與家中的老幼上了樓，將你的身體躺入溫暖的被裏，呆呆的隔了帳子，注視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燈光，你必要因聽了窗外冷清清的街上過路人的歌聲和足聲而落淚。你因了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時候的景象上去，這微寒靜寂的晚間的空氣，這幽閑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與你兒童時代所經歷的一樣。（郁達夫）

夜色已深了，馬路上行人漸漸稀少下去，只有幾盞疏朗的煤汽燈還在這黑暗的冬夜中，冷冷地放射着它的微光。除此以外，遠遠的或者還有幾個黑影幢幢地出沒着，越使人覺得深夜的恐怖和悲哀。

（倪貽德）

有一晚上，我從西城走回我的住所來。恰是陰曆月半，高高地懸在我前面寒空上的是一枚晶圓的月。北京的天氣確比江南冷，皎潔的月亮在這淒清的冬夜，更像有寒氣瀉下似的使我的皮膚發戰，一面輕輕吹着口哨，整步向前，望着月。（周全平）

窗外頭在下如拳的大雪，埋在北風靜默裏的這北國的都會，彷彿是在休息牠的一年來的煩劇，現在已經沈睡在深更的暗夜裏了。（郁達夫）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襯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淌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冰心）

三 冬風

老北風吹了一整夜，像無數野獸的嚎叫。把頭儘自向着被裏縮，寒氣還是從上面灌下來，頭頂涼得像一塊冰。……街兩傍的電線桿，被狂風吹得歪歪斜斜，有的竟躺到地上。電線都被冰溜包起來，吊在半空中或是垂倒地下；一輛空着的在軌道上行走的大馬車，停在那裏，四匹馬都臥倒，鼻子冒着氣，爲了過滑的地面，牠們都不能爬起來。雪還是在下着。……一陣風會把屋頂上的雪整片地吹下來，噗一下摔到地上，原是平整的街道，立刻突起一塊。（靳以）

我沿着剝落的高牆走路，踏着鬆的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露在牆頭的高樹的枝條帶着還未乾枯的葉子在我頭上搖動。（魯迅）

寒風儘是外面吹個不住，吹得房子都震動似的。這樣暴北風刮了半天，忽然風停了，空中留滯着灰色的雲，天氣格外寒冷；我們在房內加熱了火爐，吃過了晚飯，推窗一看時，已經飛下棉花般的大雪，把街屋瓦上都鋪白了。（英子）

雪後泥融的道路上，深深地印上了馬蹄轍跡，已成爲淡灰色的模型。朔風尙吹着，霰粒在空中飄揚，打在苦途行人的面部上，時時起悽慄之感。荒原風勁，枯葉兒被風拋擲牠們的故枝，向土嶺的斜陀下落去。（王統照）

四 冬雪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更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格外感得沉寂。（魯迅）

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裏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魯迅）

黯黯的天色，滿地積雪，映着黃昏時候的淡雲，一層一層春蠶剝繭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嚴肅的寒光來。噉噉喳喳私語的短樹，林裏穿過尖利殘酷的寒風，一片空曠的冬原，衰草都掩沒在白雲裏，處處偶然露出些頭角，隨着風搖動，刷着雪絲作響。上下相照，淡雲和積雪，像是密訴衷腸，怨歎生活的枯寂。（瞿秋白）

雪花開始在空中飛舞起來，飄到了一些人的臉上手上。「落雪了！」大家吃驚地叫着。看那天空，天空似乎突然就變得十分陰暗了。無數白色細點彌漫了全個空中，漸漸地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像有什麼人撕碎了幾牀破棉絮從上面撒下來一般。風又刮得厲害了，這一次風吹得人臉痛，手痛，雪花來迷了人的眼睛。（巴金）

雪地裏的風光有什麼可以玩賞的呢？在一片白漠之中，我們難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祇有一顆空無所有的心？「拾起枯枝來罷，來燒牠一團野火」——像這樣的遊戲如今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了。歲暮，懷着茫然的心緒，腳踏着雪的平原，追逐着一條看不見的道路——然而，在無際的雪野之上，我們是用不着來卑鄙地印上我們底輕浮而不着實際的脚印的。茫然地行着，行着，疾風吹着雪花拂過了我們底蒼然的臉面。（麗尼）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啾的叫着，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休息了。（魯迅）

曇雲布滿的天空，在萬人頭上壓了幾日，終究下起微雪來了。（郁達夫）

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魯迅）

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尙掩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帘，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曹雪芹）

舉起手來向衣袖上一摸，積在那裏的雪片，很硬很冷的向他的觸覺神經刺激了一下。他完全恢復了知覺，靜靜地站住了腳，把被飛雪濕透了的那頂黑帽子拿下來時候，頭上就放射了一陣蒸發出來

的熱氣。(郁達夫)

那天大雪，鬱鬱的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鑄着我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只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一剎那間，有個同行，有個送別！(冰心)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却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粘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為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爛地生光，如包藏火燄燄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天空，使天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魯迅)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爲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罄口的蠟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蝴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着。(魯迅)

天空佈滿着鉛色的雲，雪花被狂風吹得打起漩渦，屋上漸漸地積起了銀白色的雪，街路却還沒有積起來，不過已變成泥濘的濕地了。(翊)

窗外的雪真的下得更是緊密，空中白茫茫一片，竟辨不出那面是山那面是叢林了。(翊)

五 冬之山水

下山的路本來是比較容易走的，然而路已潤濕了，後來就成了泥濘，雪墊起來把滿地都染成了白色，樹木也蓋上了雪花。周圍是靜悄悄的，沒有別的行人，望過去前面白皚皚的一片，山脚下有些人家也被雪掩蓋了，却有一條小河還在發亮。（巴金）

十天的天氣，在這將近黃昏的時候，遠山都似濛在霧裏。路旁的小河流中，剛被陽光融化過的漸漸水流，到這時已漸結成薄冰。（王統照）

乘雪橇出遊，雙馬飛馳，繞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處，冰枝拂衣，脆折有聲，白雪壓地，不見寸土，竟是潔無纖塵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結在野櫻桃枝上，紅白相間，晶瑩向日，覺得人間珍寶，無此璀璨。（冰心）

今天大雪。羣山都白了，起了一片連接不斷的皚皚的光。村舍也似雪宮一般。時有人打着破傘從小橋上走過。厚雪壓蓋着的沙灘，脚下踏着，更覺得鬆軟了。片片的雪，無聲的紛紛落在大海裏，波瀾也不起了。雪花隙裏，心靈中覺得有不可言說的愉快。（冰心）

這山自麓以下，清翠欲滴，同那蔚藍的湖光，似乎連成一片。中部一搭一搭的金光紫霧，眩麗逼人，更加上積雪皚皚，如羣玉峯頭，如白銀宮闕。澹澹的幾朵白雲，一半鑲在天空中，一半粘在山峯上，似乎是幾個安琪兒，開展一幅冰綃，要替這山加冕。（綠漪）

七日一清早，朦朧睡夢初醒，猛看見窗外一色蒼白，天地凍絕，已到「月加爾」湖邊。蜿蜒轉折的長車，沿着湖邊，經四十多個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飛也似的震顫西伯利亞原人生活之靜止宇宙，顯一顯文明的威權。遠望對岸依稀淒迷，不辨是山是雲，只見寒浸浸一片淒清顏色，低徊起

伏，又似屹然不動，冷然無盡。近湖邊的冰浪，好似巉岩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幾時的怒風，引着「自由」的波濤，勃然興起，倏然一陣嚴肅冷酷的寒意，使它就此凍住，與風作浪的惡枝已窮，——却還保持它殘狠剛愎倔強的醜態。離湖邊稍遠，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氈，澈映天地，這已是平鋪推展的波紋，隨着自然的波動，正要遂它的遠志，求最後的安頓。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縛它的展開，強結成這靜止的美意，偶然爲他人放燦爛突現的光彩。淒清的寒水，映漾着墨雲細雪，時時起無聊畏縮的波動，還混着僵硬瑣碎的冰花。它陣陣的縐痕，現於冷酷的顏面，對着四週僵死凍絕的鄉親，努力表示那偉大廣博的「大」湖，所僅存的一點生意。（翟秋白）

他看看四周已經灰暗了。在這灰暗的空氣裏，還有一片一片的雪花在飛舞着。舉起頭來一看，眼前却是黑黝黝的一片湖水。再舉起眼來，向遠處看時，模糊的雪片層裏，透射着張張燈火。同時湖水上返射着的模糊的燈光和灰頹冷沉沉的山影，也射到了他的眼簾上來。（郁達夫）

冬天的大而紅的太陽，撕去了天空底灰白的雪片，河在冰凍與雪之中變成了美麗而蔚藍，反映着清淨而寒冷的深冬底蒼空。尖塔，圓尾頂，十字架——一個個燃燒着，有如大燈架上的燈兒一般，城彷彿在早晨中燃燒。（郁達夫）

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凍雲瀾漫，片片如魚鱗模樣。山麓有冰樹林，枝葉都如松柏。一切冰冷，一切青白。（魯迅）

才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闊，土人加上了一個板橋，不過數丈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結滿了冰，還有水聲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着小冰，與那大

冰相撞擊的聲音了。（劉鐵雲）

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如點的苔一樣。（劉鐵雲）

六 冬之村野

風已比前尖削，太陽時常蒙着霧一般的面網，淡淡地發着光。灰色的雲的流動，顯得滯呆而沉重。寒冷包滿在大氣中。野外的草木恐怖的抖顫着，無力拖曳牠們翅膀似的，時時抖下萎黃的殘缺的葉兒，一天比一天裸露了。遠處的山彷彿火災後的殘跡，這裏焦了頭，那裏爛了額。一切都變了色，換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魯彥）

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城街上。他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着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向着東南前進。道旁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點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他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在晴空裏飛舞。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他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

陽光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他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郁達夫）

是日斜的午後，殘冬的日影，大約不久也將收斂光輝了。城外一帶的空氣，彷彿要凝結攏來的樣子。視野中散在那裏的灰色的城牆，冰凍的河道，沙土的空地荒田，和幾叢枯曲的疏樹，都披了淡薄的斜陽，在那裏伴人的孤獨。（郁達夫）

在道上，冷風吹着郊原中枯萎的草根，風是那末的尖勁。河隄上的乾柳枝軋軋的似在唱着哀歌。三個五個的棟雀，也不大高鳴，只在斂了毛羽互相偎併着，向着西斜的陽光。雖是雪後的四五日了，低窪淡道上還滿是滑的泥，而向陽處似乎較爲乾硬了。滿野的麥田多在濕泥下低着柔軟的頭，無抵抗的聽着風的吼聲。（王統照）

幾株老梅竟鬪雪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爲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魯迅）

天已經晴了，太陽光照耀得眩人。前晚的滿天雲障，被北風收拾了去，青天底下，只浮着一片浩茫的雪地，和一道泥渣的黑路。我和她兩人坐在一輛馬車裏，出永定門後，道旁看得出來的，除幾處小村矮屋之外，盡是些荒涼的雪景。樹枝上有幾隻烏鴉，當我們的馬車過後，却無情無緒地呀呀的叫了幾聲。（郁達夫）

第五節 其他

一 花卉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通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分土。

（冰心）

就在這鋪滿了綠苔，不見砌痕的階下，秋海棠茁長出來了。兩瓣圓圓的鼓着如玫瑰頰間的酒渦，兩瓣長長的伸張着如羨慕昆蟲們飛遊的翅，葉面是綠的，葉背是紅的，附生着茸茸的淺毛，朱色的莖斜斜的從石闌干的礎下擊出，如擊出一個古代的甜美的故事。（何其芳）

葡萄架已經搭好了，嫩綠的葡萄在溫風裏搖動，丁香桃杏都已開殘了，滿地殘紅碎紫，使人不忍細看。我正在替花悲傷的時候，忽然間一陣風過，又吹落了不少丁香花朵，洒在白天的衣襟上。（蘆隱）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啾的叫着，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休息了。（魯迅）

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樹身是赤裸着的，我們不知道牠的名字。我們猜牠是栗樹，又猜牠是柿子樹，但不久漸漸轉青了，不是栗樹，也不是柿樹。我們問鄰近的人，說是菩提樹。（郭沫若）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

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郭沫若）

靠南牆有五六顆二丈多高的桃杏海棠花樹，雖然大幹子也砍掉，但見從樹根伸出的樹幹也有一丈多高了。桃杏已經開過花，長了葉子，祇有半開的海棠花還帶些春色。（凌叔華）

園中的草似乎多時不曾剷除了，高高下下長了許多雜草，草裏纏糾着許多牽牛花，和鳶蘿花。猩紅萬點，映在淺黃濃綠間，畫出清秋的诗意。還有白的雛菊，黃的紅的大麗花，繁星似的金錢菊，丹砂似的鷄冠，也在這荒園中雜亂的開着，秋花不似春花；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的妍豔，不過給人以溫馨之感，你想於溫馨之外，更領略一種清遠的韻致和幽峭的情緒，你應當認識秋花。（綠漪）

窗前有幾株美人蕉，正開着金紅色的花；在朝露未乾時，從那花下過，可以嗅到一種清微的幽香，蕉葉像孔雀美麗的尾，翠碧上有許多金星，那正是露珠兒在朝陽下閃爍的時候了。（廬隱）

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一……（徐志摩）

一會兒聽見外面淅淅瀝瀝的下小雨了。屋內忽然冷寂，紙窗爲微風撼動，吹進潮濕土氣味來。房中間的一盞的電燈，亦覺黯淡不亮。粉牆上隱約的顯出一瓶已盛開過的海棠花的影子來。（凌叔華）

耀眼的熱烘烘的陽光，透過東面的玻璃窗，印在地上，清楚地顯出縱橫的窗格子。窗外開着幾叢大麗花。濃綠的葉，錦一般光亮的花瓣，自然使人感覺這是夏令了。（葉紹鈞）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繡，如鋪着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蝴蝶，又如鷄雛。（周作人）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朱自清）

菊花們却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會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孫福熙）

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白蓮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那一朵紅蓮，昨夜還是菡萏的，今晨却開滿了，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冰心）

沿路上可以引起我的興趣的只有遍地都是的野蘭花，她們有青青的條形葉子，在中間開白色而有淡紅色的小花朵。（王統照）

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籐花直上到樹林，籐花正盛開，豔麗可喜。（胡適）

秋深了，白雲自深湛的太空中飛過，西山的楓葉已轉到緋紅，鮮豔得似你初嫁時的嘴唇。（葉靈）

鳳)

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會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他青葱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他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綠，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着幾團濃綠。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斕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魯迅)

我不知道這些花草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還要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魯迅)

二 都市

都市睡了一夜，已經在清曉的微風和黃金色的陽光中甦醒過來，又要繼續牠一天的活動了。路道兩旁的商店逐漸的開了門，行人也逐漸加多，市聲也一刻一刻的增加喧鬧。汽車鳴鳴，風馳電掣的過去，背後蹴起一片飛沙，人力車在大街上東奔西馳，交織出不斷的緯線。人們負着不同的使命，抱着不同的目的，在車馬中穿來擠去，清晨的爽氣，洗不了他們臉上積年被生活壓迫的黑影，他們還要被生活無形的大力鼓動着，早忙到晚，晚忙到早，一直忙進墳墓方才休止。道中時見粉白黛綠的旗婦，醜陋的喇嘛僧，拖着辮子的鄉下遺老，更有一羣一羣高視闊步的駱駝，帶來大漠的荒寒，使這莽莽黃沙的北國，更抹上幾筆寒愴陳古的色彩。(綠漪)

晨市沒有散，出來買菜的男女，徘徊在魚攤菜擔旁邊，瑣瑣地爭論價錢，計較斤兩，頗覺得嘍嘍。石子砌成的道路，被擔水的夫役潑得彷彿澆了油，走路的人須得照顧脚下，防備跌倒。（葉紹鈞）

我的目的是閒走，我的頭腦又昏痛，因之在車縫人叢中，便不免時常要闖些小窮禍了。先是眼睛看着一担桃子，脚下便踏黑了一位西裝少年的白皮鞋，得了一雙很大很大的白眼。接着揮着右手，打落了一位黑香雲紗短衫褲壯年手指縫中的小雪茄，燒焦了我手背上幾根汗毛。接着背後嗚嗚的汽車聲把我嚇得往人行道上的鷄鴨屎堆上一跳。接着無緣無故的撞入拉着堆積空桶如山的大車的車夫堆裏，嗅着汗臭，趕快退出，灰布長衫上已沾了幾處汗漬。接着呆望着對面堆棧門口，窮藍衫的黑漢巧妙的用鐵杆扞入米袋，索索的流着白米的時候，如飛的包車輪碾痛了我伸出的脚，車影閃得我後退，又踏了一位大脚姑娘的小脚尖。（周全平）

軟灘在驕陽下面的江漢關碼頭，蠕動着聲嘶流汗的人臉。過江來的箱籠包裹，倒也不少。這是因爲近來風聲又緊，武昌城裏的老百姓不得不打疊些細軟送進漢口租界。（茅盾）

出了車站，馬路上站了一忽，我只覺得許多穿長衫的人，路的兩旁停的黃包車，馬車，車夫和驢馬，都在灰色的空氣裏混戰。跑來跑去的人的叫喚，一個錢兩個錢的爭執。（郁達夫）

他看清楚了裏面的情形。最使他觸目的就是那麼大，吐着熊熊火燄的壁爐，在迎面發出無盡的熱來。隨後他看見了許多穿着整齊衣服的顧客們，有年輕的男女，也有大肚子的資本家。那些包在潔白制服中的侍役，像蝴蝶似穿來穿去。他們的手裏捧着熱騰騰的小牛肉，羊腿，肥鷄，野鴨，……有拿着裝有各色酒的瓶子。明亮的高脚玻璃杯是和他們擦得亮亮的銅鈕一樣地閃着反光。他看見那些顧客

們歡笑，安閒地談話，喫酒。他看見他們棄在桌上的麵包皮和盤子裏剩下的菜肴。他想着就是這些他就可以滿足了。（靳以）

這鬧市，牠吸乾了我底血液，使我衰弱而且怯懦。在鬧市底邊沿，我尋着那靜寂的道路，在昏黃的燈光下面踏着，讓我自己聽見我自己底足音。工廠已經死寂，投下黑暗的陰影，橫過路邊，我底脚沉倦地踏着，踏着，踏在車輪所留下的跡印之上。我感覺寂寞了。鬧市，牠將我底鄉土投到了另外的世界，我聽不見親切的故鄉的語言，看不見鄰人底仁慈的笑貌。（麗尼）

深秋的天時很短，日光移到了幾家公司高大的屋頂上後，空氣有點昏蒙了起來，幾處遠去的屋尖已看不清楚。雖是在鬧市中，已漸漸有黃昏的景象。（葉靈鳳）

市邊區，馬路底盡頭。在記不起來的往日，人們慣常將垃圾往這裏運送。當垃圾堆成了小山，於是有人在上面建造房屋了。房屋自然地形成了一條弄堂。一條污濁的水溝從弄堂旁邊流了過去。永遠發出着難聞的惡臭。（麗尼）

挺着肚皮，都市在寒風中抖動。打着瞌睡，霓虹燈閉緊了眼。無綫電播着昏沉的曲子。「的得」一秒鐘中，都市消滅了一萬個細胞，（路旁多躺下一萬個餓屍！）電流便哼一萬遍送葬歌。（翊）

像一個夏雷擊開了天空，——「轟！」從遠處傳來。接着便響起了無數的同樣的巨響，是烽火蔓延到自己所住的城中來了。四周睡着的人，都驚醒過來，恐怖的臉，鑲着一雙雙惺忪的睡眠。摸索着，相互拉緊了顫抖的手。炮聲，槍聲，炸聲，……火花起處，一陣吶喊和哀號……全城在焚燒了，黑夜哭泣着，被火光趕了出去。烟霧瀰漫着整個城市，一切的傢俱房屋都顫抖着，倒了下來，又飛了

上去。二天之後，全城市的居民都逃完了。是空的城市，死的城市。（翊）

三 動物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的時候，都有點歡喜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着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周作人）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功夫和他們玩。（冰心）

窗後的玻璃上下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魯迅）

寺內疏落的松林中，漏出些倦了的蟬聲來，一切物象都在午慵中垂着眼臉了。（郭沫若）

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魯迅）

小小的銀翅蝴蝶，朝吸花液，夕眠花叢，她翅上的銀粉，一日燦似一日。有時她繞着花枝跳舞，翅兒映了太陽，閃閃發亮，有如珍珠的光輝。（綠漪）

「燈盤上有一只很美的燈蛾死在那裏。」跑進去一看，果然有一只身子淡紅，翅翼綠色，比蝴蝶小一點，但全身却肥碩得很的燈蛾橫躺在那裏。左翅上有一處焦影，觸鬚是燒斷了。默看了一分鐘，用手指輕輕撥了她幾撥，我雙目仍舊盯視在這撲燈蛾的美麗的屍身，嘴裏却不能自禁地說。（郁達夫）

朝陽已在對面屋頂上洒了些金箔。隣家的四五隻白鴿在陽光下跳躍覓食弄影，那鴿子的白羽毛上也鍍上了一層薄薄的金色，真是好看，可愛，沒有字眼可以形容出來。（凌叔華）

有時一個黃頸紅冠的啄木鳥，從半天空忽的一聲飛在他窗前一顆樹上，張開翅膀射着那從一絲絲柳葉穿過的太陽，放着黃色閃爍的光。（廬隱）

小燕却從容的飛着了。他們展開了雙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雙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體重，活是一隻烏黑的小水禽，在隨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閒，又舒適。海是他們那末要好的家，他們真是想不到。（鄭振鐸）

又是一只烏鴉飛來停在山脚下的榆樹上。她棲下了後喙一啄自己的羽毛，望望同伴是沒有來，便對着窗口這一面呱呱的叫了起來。（葉靈鳳）

園裏樹蔭下有幾只半大的雌雄鷄，唧唧的在被雨衝鬆的園地裏覓食，若沒有這幾只雄鷄的悠閑的喉音，這一座午後的庭園，便與格離姆童話裏的被魔術封禁的城池無異了。（郁達夫）

雞們相別五個禮拜，彼此都不認識了。舊有的三隻母鷄和一隻雄鷄都要啄她，就連在幾天前才添的兩隻母鷄，自己還在受着舊鷄們欺負的，也來欺負起她來。可憐這照理是重返故鄉的白母雞，却失掉了自由，只好鑽進籠裏，打橫着一隻醬油桶裏去躲着。（郭沫若）

這小院子裏有一株野桑樹，桑子落地，兔子最愛喫，便連喂他們的菠菜也不喫了。烏鴉喜鵲想要下來時，他們便躬着身子用後腳在地上使勁筋一彈，着的一聲直跳上來，像飛起了一團雪，鴉鵲嚇得趕緊走；這樣的幾回，再也不敢近來了。（魯迅）

一隻小鼠，悄悄地從棹子底下出來，慢慢的喫着地下的餅屑。這鼠小得很，牠無猜的，坦然的一邊喫着，一邊抬頭看看我——我驚悅的喚起來，母親和父親都向下注視了。四面眼光之中，牠仍是怡然的不走，燈影下照見牠很小很小，淺灰色的嫩毛，靈便的小身體，一雙閃爍的明亮的小眼睛。（冰心）

貓並不抓人。當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着玫瑰的花葉，自警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冰心）

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周作人）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洩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郭沫若）

當我們跨進了充滿着惡臭氣的場園裏的時候，首先使我們驚駭的，是那嘹亮的吼聲；吼聲裏，似乎帶着憤怒，也似乎帶着憂鬱。原來「馬戲」是已經開演到最緊張的一幕了。攜着一顆顫抖的心，倚着友人的肩背，我終於見到了生長在大自然中的獅虎。（然而現在的獅虎，可還是在大自然中嗎？）張着飢餓的嘴，睜着烈燄般的眼睛，聲嘶力竭地抗拒着「馬戲家」們的殘酷的玩弄。猛虎與雄獅終於

捧着一顆永不屈服的心，向無知的人們發出來一聲聲憤怒的咆哮。幾聲咆哮，博得了觀衆的歡心，人們都興味地笑了。咆哮與歡笑，組織成了一個可怕的故事；這故事，含着太多的諷刺意味，針對我顫抖的心靈刺來。我受不住這痛苦了，站了起來，哀求着好心的友人：「我們走罷。」（翹）

四 人物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頭髮，和淺油黑的膚色。但她的臉頰，她的雙手有時是微紅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時候，回憶起一個羞澀的夢的時候，或者三月的陽光滿滿的曬着她的時候。照過她的影子的溪水會告訴你，她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姑娘，她會說極和氣的話，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謙卑的地位。親過她的足的山草會告訴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請過的小蟻會告訴你，她一切小小的同伴都會告訴你。（何其芳）

她們也都是靜默的，就是只有兩個人的時候，也不大多說話；在人前，幾乎是像與世無染的修道者。到了真是在想說出些什麼的時候，也只是讓嘴唇微微地動兩下而已。她們是把所有的事件，都刻在自己的心上。（靳以）

她是貧家的女兒，爲了養不活便自幼把她許給一家糕餅店的作童養媳了。她那時是十五歲，丈夫年僅十一。她處身在別人都是「心頭肉」的兒女們中間，「她是一根稗草，無緣無故落到這塊田裏，長大起來的，」一如人家往常罵她的話。她承受了凡是童養媳所應受的虐待和苛遇，飢餓，鞭撻，拿繩纏在她的指上，灌上火油點着來燒，冬天給她穿洋布衫，夏天給他穿粗布，叫她汲水，牽磨，製糕餅，做粗，動細，凡是十五歲不應做的事都做了。而更殘酷的便是每每在冬夜叫她獨個去守水碓，讓

巨靈般的杵臼震怖她稀弱的靈魂，讓黑夜的恐怖，包圍着她，讓長夜無休息的疲勞侵蝕她。（陸蠡）

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歡喜。阿Q又很自尊，所以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裏，甚而至於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爲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將來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受居民的尊敬，就因爲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魯迅）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脖子上安着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的長着一大下黑頭髮，過度負責的梳得極光滑。他照着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老舍）

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上樓時便顯得十分輕盈。年紀大約有了二十七八，由於裝飾合法，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但鬢額之間，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記號，却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加以遮飾。便是那寫在口角眉目間的微笑，風度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遲暮的調子。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但眉眼却秀氣不俗，氣派又大方又尊貴。（沈從文）

這位五十多歲的老鄉紳，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自從四十歲上，他生了一位寶貝兒子以後，他那種貪財吝嗇刻薄的天性，就特別發達。可惜他這位兒子，雖然名爲「家駒」，實在還比不上「一條家狗」，因此早該是退休享福的曾滄海，却還不能優遊歲月，甚至柴米油鹽等等瑣細，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茅盾）

她的年紀，好像有了六七十歲，但實際上她還祇活了五十四年。別的女人生產太多，所以老得快，她却是因為工作的勞苦。四十五歲以前的二十幾年中，她很少休息，她雖然是小腳，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樣的事情。她給人家挑担，磨穀，舂米，磨粉，種菜。倘若三年前，不害一場大病，也許她現在還是一個很強健的女工。但現在全都完了。一切都出於意外的突然衰弱下來，眼睛，手脚，體力，都十分不行了。而且因為缺乏好的調養，還在繼續地衰弱着。（魯彥）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自己的年紀。我是像石子似的被擲到這世界上來，於是我便生存了。我不知道誰是我底父親，誰是我底母親。我只是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睛，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那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間生活下去的。每個人都有他底童年。我也有我底童年。我底童年卻與其他的人底不同。我不知道暖熱，我不知道飽滿，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我所深知道的只是寒冷與飢餓。（巴金）

他是一個還為一部少年讀者所愛戴的頗有一點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顯現了一些聰明，也大致為人稱許的。不過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種立場上的批評家們，却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議到他的作品上的內容的空虛，和社會觀念之缺乏是事實。他因此不時有着說不出理由的苦悶，也從不願向人說，即使是他的愛人，也並不知道這精神的祕密。（丁玲）

包國維還是原來那姿勢：兩手插在褲袋裏，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像是因為衣領太高，那頸子就有點不能夠隨意轉動，他祇掉過小半張臉來瞅了一下。「哼。」他兩個嘴角往下彎着，發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張方桌跟前。他走起路來像個運動員，踏一步，他胸脯連着腦袋都得往前面擺一

下，彷彿老是在跟別人打招呼似的。（張天翼）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在那一座大樓上，同居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打招呼。……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冰心）

她是一位初成熟的女郎，雙頰紅得像蓓蕾剛放的玫瑰花，臉上永遠的掛着微笑，編具似的一排白齒，那末可愛的時時顯露着，一雙積伶積俐的眼珠兒，那末樣天真瀟灑，足以引動最兇暴的神與人的胸中所蘊的毒念。（鄭振鐸）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葉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桿，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宇；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葉紹鈞）

他七十二天不剃髮，不刮鬍子，大冷天人家穿皮褂穿棉襖，他禿着頭，單布褲子，頂多穿一件夾袍。他倒寶貝他那又黃又焦的牙齒，他可以不用擦臉，可是擦牙漱口彷彿是他的情人，半天也捨不了，每天清晨，擾我們好夢的是他那大排場的漱口，半夜裏攪我們不睡的又是他那大排場的刷牙；你見過他的算草本子沒有？那纔好玩，代數，幾何，全是一行行直寫的，倒虧他自己看得清楚！總而言之，一個字，老李就是怪，怪就是老李。（徐志摩）

並且他是一個富於感情的少年，很喜歡聽人的贊美和頌揚；一雙黑漆漆的眼珠兒，時時轉動，好像表示他腦筋的活動一樣，他也是一個很雄偉美貌的少年，祇是他一天不離開這個屋子，沒有適當的運動，所以臉上漸漸退了紅色，泛上白色來，堅實的筋肉也慢慢鬆弛了；但是他的腦筋還是很活潑強旺，沒有絲毫微弱的表象；他鎮天坐在書案前面，拿了一枝筆，祇管寫。有時停住了，可是筆還不會放下，用左手托着頭部，左肘支在桌上，不住的沉思默想，兩只眼對着窗外藍色的天凝然神注。他常常是這樣。（廬隱）

聽「無所謂」老爺自己跟人說，他是一位「十足」履行「無為無不為」哲學的「哲士」。而且，他又是一個頂頂刮刮的不求「虛名」但求「清淨」的亂世「隱士」！……聞其聲如見其人，「無所謂」老爺之所以成爲「無所謂」老爺者，當然是由於他的對百事都是「無所謂」之故。然而，你可別上他的當，要是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貿然地去學他的「無所謂」哲學，那我可告訴你，你準會變爲一個毫無出息的窮光蛋！因爲他雖然常對人說，他自己萬事都是「無所謂」，然而實際上却也有例外，（爲什麼例外呢？我說這就是他老人家「道學高深」的地方，令人高深莫測。）譬如他一瞧見米價大漲，他便會得意地從鴉片舖上跳起來，一手扭住第二姨太太的膀子，一手起勁地裝着腔勢說：「哈哈……棧房裏的八百担貨色！八百担！前天才……今天已漲到……」但頂糟糕的，是聽說有人要當衆揭發他的囤積了，於是他氣得發抖，東奔西走的四方去疏通，結果形勢的確稍爲緩和了，但究竟還有人敢在報上暗罵他，於是老爺便又拿出了他的「護身符」，淡淡地說：「任他們去，任他們去，罵也好，不罵也好，我是無所謂的。」（翹）

第三章 寫情

文藝家所以異於常人者，就在於他有敏銳的感覺。他們的心靈猶如蛛絲，微噓輕息就可以引起全體的波動。但是一個善於寫作者，他不但有敏銳的感覺，使其能從外界的環境變化而影響其於內心的觸發，而且他更能進一步的驅遣想像，由他人心境中摘取他人的感覺而加以體味，然後又復以他自己的筆端，輕輕地假托於其作品中人物的動作而傳出，使深深滲入讀者的心窩，深深打動讀者的衷心。這就是所謂「寫情」。

寫情顯然是和寫景不同，前者是內在的（情）描寫，後者是外界的（景）描寫。

景雖然有四季的變化，和日夜的迥異等，但牠究竟是屬於外界的物質的；情却純粹是心理的變化，沒有一定的時間，也沒有一定的空間。喜怒哀懼等，雖說是人之常情，但是這「常情」，都可以因地而變，因時而異，因人而不同。

在同一時間中，在同一事情裏，兩個人的所因而引起的心理變化（情感）未必相似。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情感是最沒有一定的東西。不要以為人和人之間，大家的心靈只隔一層肉體而已；其實每個人的肉體，猶如一座鐵壁，牢不可破，牠（肉體）的存在，將永遠使每個人的心靈受其禁閉，人與人間之心靈永遠受其隔離，不能互相瞭解。

所以「情」比「景」更多變化，而寫情也自然因而比較寫景難得多。但是正因為其「難」，所以我們讀「寫情文」或寫「寫情文」，也就增加了我們對文藝的更多的興趣。

第一節 喜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伊新剃的頭皮，猥笑着，說：「禿兒，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爲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纔放手。他這一戰，早忘却了王鬍，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讎；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後更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魯迅）

「馬拉萬歲！」「人民之友萬歲！」許多人齊聲歡呼着。大家叫着，笑着，跳着，過後便圍成一個大圈子，把馬拉圈在裏面，大家更熱鬧地繼續唱。……「七月十四。」馬拉低聲念着，他覺得心上一陣輕，彷彿那座巴斯底監獄，就在他底眼前倒塌一般，給他除去了一個重壓。他看看周圍的狂歡的人羣，臉上浮出一個親切的微笑。（巴金）

他想起了幾年來兩人間的關係，如何交織了眼淚與微笑。他想起她因愛他而發生的種種事情，他想起他自己，幾年來如何被愛。卻只是初初看來好像故意逃避，其實說來只是漫無理性的拒絕，便帶了三分羞慚，把一隻手向女人伸去，兩人握着了手，眼睛對着眼睛時，他便抱歉似的輕輕的說：「我快樂的很，我感謝你。」女人笑了，瞳子濕濕的放出晶瑩的光。一面愉快的笑，一面似乎也正孤寂的有所思索。（沈從文）

他喜歡得跳了起來，忘了形，雙手握着公俊的瘦小的手，搖撼着，叫道：「我的爺，這真是想不到的！唉，早不說過明白！要是你老早就和我們說過明白，城裏的事也不會糟到這樣。如今是城裏的人個個都奔散了。一時集不攏。還有給妖賊斫了的。」（鄭振鐸）

「李媽！現在輪到你啦！」丁老薦頭從外面走了回來，叫着說。她突然從昏暈中驚醒過來，站起在丁老薦頭的面前。她看見他的後面還立着一個男工。「東家派人來，要一個剛從鄉裏來的娘姨，再合適沒有啦。你看，阿三哥，」他回頭對着那個站在背後的人說，「這個李媽剛從鄉下出來，再老實沒有啦！又能吃苦，挑得起百把斤的擔子哩！」「好吧，」阿三哥打量了她一下說，「就帶她去試試看。」她的心突突跳了起來，臉全紅了。她是多麼喜歡，她現在得到了工作。她有了命了！連她的阿寶也有了命了！（魯彥）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使他高興的事，他認為是該和失了路途的航海者看見一座燈塔那樣雀躍，或是久痛的人遇到良醫一樣地可慶。這就是說，他記起了在他嘴裏的幾棵金質假牙。（靳以）

許多平時不相往來的親友，竟因我家的裝上電燈，而重恢復來往了。我是沒有工夫去考慮他們的心理的，只是爲屋裏的大放光明而感到異樣的歡喜，不住跳躍着，直到深夜還不想去睡。（周楞伽）

我們都是年輕的坦白的，有着我們的笑和光明。一下子大家就混得這麼熟。在這裡，那三個逃亡的女同志，也沒有一滴寂寞的淚。……笑了——於是大家更越發高興地唱那個，又唱這個歌。飛騰的歌聲，奪去了我們整個的心靈。我們都從歌里得到啓示：這是祖國進行曲。（東野）

我以滿心的喜悅栽植牠在地上，指着牠的成長爲我前途的象徵。是呵，如今長得更結實了，雖不

高大，但青枝綠葉，頗覺可喜，我撫摸着牠的枝葉，像觸着了溫暖的棉絮似的。（陳伯吹）

樓上樓下仍是一片黑暗。我聽着那歌聲，漸漸地我似乎被那勇敢的歌聲帶到了另一個地方。我看見光明，看見喜悅，看見微笑的面孔。……忽然周圍起了一陣發狂似的歡呼，人們在拍掌，不停地拍掌。女學生唱的歌曲立刻被羣衆合唱下去。走馬燈燃起了，乾電燈也亮了。侍者點燃洋燭送了一支到我們底桌上來。（巴金）

琴注意地聽他們談論，她感到大的興趣。她以前還不會有過這樣的經驗。這許多充滿着熱情和喜悅的面孔，這許多真摯的談話，這種渴望着做出一點有利於社會的事情的犧牲的決心，這種彼此信賴的深的友誼，這些人在一起並不談自己底事情，也沒有表示一些爲自己打算的思想。這些人好像是同胞弟兄，但同胞弟兄間也很少有這樣深的友愛。她那幾個維護舊禮教反對新文化的舅父中間的關係，她不是已經看够了嗎？這一點認識在她底心上投擲了一線光明，一個希望。她底心因了真實的喜悅而微微顫動了。（巴金）

在下面的路上，偶爾有游人悄悄走過，如同是行走於幽寂的空谷。草地平靜的在陽光下面蒸發。忽然湖上又送來歌聲，笑話聲，划船的款乃；從湖的遠遠的那岸，從發着烟似的黑色的樹林里，鷓鴣一聲聲送來鳴唱。正像天地間所有的生物，我開始分明感到生的氣息。我們張開肺部，呼吸着那光亮，那靜寂，那和平和潮濕的，植物的香味。湖也在呼吸，妖媚的展開在太陽下面，愛鬧的波動着，閃閃發光。小艇上的男女在嘩笑，在競賽，高高揚起的棹像鳥翼似的從空中畫過，然後是滿滿的一擊，於是撩起來水花，漾出半湖小蛇樣的波溜。船載呼喊，搖擺着像鵝兒似的向前駛過去了。那留在

後面的滑滑的光則向岸頭眯着眼，鬼祟的嘻笑着游近去，忘形的只一撞，接着就在石岸下粉碎了。我懷着幾乎是孩子的喜悅。我想：「所有的生物都在呼吸；所有的東西都在向生命歌頌……」（蘆焚）

陽光透過了我冬天的窗簾。拆着一封打滿了黑色油印的信，我顫動着手。陌生的字跡，却有着熟識的衷情。你描摹着你那裏的新鮮空氣，你又告訴我，我們都是年青的。我要謝謝你，謝謝你，因為你已經用你心靈的垂釣，釣起了我的歡喜。（翊）

孩子是挺活潑的，家庭中熱鬧起來了。他的母親爲他而忙碌着，心裏充滿了高興。他的父親由外面歸來，從妻的手臂中接過了孩子，逗着他玩弄，一下子便把滿身的疲倦忘記了。（翊）

學生是歡樂的，放縱着沒有拘束的談笑聲；教員是歡樂的，心頭充滿着農夫秋收時似的安慰；校長是歡樂的，捋着花白的長鬚，從大玻璃眼鏡中，射出了密司脫吉潑斯似的眼光。（翊）

這是他二十年的生命第一次沾逢到如此甘肥的灌溉，他的心田開長起鮮豔的花朵，他知道他的夢終於初步實現了，他笑着，他一個人笑着，二十年來這也是第一次，這個孤寂的年青人有了這樣真實的微笑。他不再懷疑這個世界！也不再相信自己命運是灰色的。他讀着這封信，一遍又一遍，他猜想着這個楊太太將是一個怎樣慈愛而善良的女人，正像他一星期前死去了的母親一樣。然而她當有較母親更美滿的安慰給他，她將幫助他造成那彩色的夢。想到了這裏，他發狂似的從破椅上跳了起來，拿着這封珍珠似的信，衝出了籠子似的亭子間。（翊）

第二節 怒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人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只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爲怒氣抖着。（丁玲）

那位訓育主任還繃着個臉，翻着兩瓣厚嘴唇——動呀動的，一看就知道世界萬物都得罪了他。一上了課，就更容易動火，瞪着眼瞧着那班孩子——總巴不得挑出一點錯處來。……「你這個流氓家庭！——你這個！」訓育主任咬着牙，臉子發了白。這裏他忽然在那張小矮桌子上搥了幾下，震得他們的筆硯直跳着。……他隨手拖來一塊硯池，用着他全身的勁打着那個手心。這教室裏就響着一種緊張的，叫人感到壓迫的脆聲，還混着那種壓得嗓子打顫的哭聲。（張天翼）

火燃燒在我底胸膛，我憤怒。憤怒的火在我底胸膛燃燒。我感覺得我底身體已經焦爛，我已經祇有最後一口氣在我底胸膛之中澎湃。海在澎湃；風在抓，在拔；天是昏暗；只有我底焦急的眼睛發出火光。我屏住氣息，咬緊牙。我用手攀着石壁，兩足蜷曲，向前斜傾，如同一隻預備躍到敵人頭上去的野狼。我感覺我底胸膛是在憤然燃燒！我沒有忘却我底一顆血淋淋的心是怎樣地被拔了出去。（麗尼）

從警察背後突然跳出一個黑麻子來，怒聲喝打。警察們還站着，只用嘴威嚇。陳老七背後的閒人們大噪起來。黑麻子怒叫道：「不識好歹的賤狗！我們這裏管你們那些事麼？再不走就開槍了！」（茅盾）

「可惡的東西，你們竟敢欺負我胆小嗎？」這樣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燒了起來。

咬緊了牙齒，把脚在地上輕輕的蹬了一蹬，他就捏了兩個拳頭，好像是對了那幾個年輕的女侍宣戰的樣子。（郁達夫）

天祥睜目大怒，神光賤賤可畏，罵道：「你這賣國的亂賊，有你面目在此開胡言亂語！恨不族滅你！只怪朝廷失刑！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汝叔侄能殺我，我爲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鄭振鐸）

「太豈有此理！」他憤怒的烈燄噴出來了。「這樣地蠻橫，怎麼能跟他在一起！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葉紹鈞）

本德婆婆正站在門口，蒼白了臉，瞪着眼。她呆了半晌，氣得說不出話來。「狗養的！偏偏要在今天打碎東西！你想敗我一家嗎？瞎了眼睛！賤骨頭！牠是你的娘，還是你的爹，待牠這樣好？啊！你得過牠什麼好處？天天喂牠！今天魚，明天肉！連那天沒有動過筷的黃魚也孝敬了牠！……」本德婆婆一口氣連着罵下去。阿芝嫂現在不能忍耐了！罵得這樣的惡毒，連爹娘也拖了出來！從來不會被人家這樣罵過！一隻羹匙到底是一隻羹匙！中秋節倒底是中秋節！上樑不正，下樑錯！怎能給她這樣罵下去，「阿唷媽哪！」阿芝嬌蹬着脚，哭着叫了起來，「我犯了什麼罪，今天這樣吃苦！我也是坐着花轎，吹吹打打來的！不是童養媳，不是丫頭使女！幾時得過你好處！幾時虧待過你！……」（魯彥）

「啊！你這鬼，把我看做小偷了麼！」立刻他的眼紅起來了，混身的血流都加速了，拳頭捏得緊緊的，寒冷再不侵進他的身體，他的身體只爲憤怒抖着。（靳以）

校長的臉兒有些蒼白，瞳孔中正放射着兩道火燄；這是他過去得意的門生，而現在又成了他的幫手。竟這樣無聲無息的葬送了一生，在校長的心田上，更比別人多上了一重憤怒。（司徒宗）

小朱無異的是在侮辱馬蘭。因為憤怒，我覺得我的全身都震動起來了。（蘆焚）

飢餓的兇虎，開始闖進了他的擱樓時，他在他的主人面前，用哀乞的口氣，要求增加一些月薪。可是，這却惹起了老爺的憤怒，他的臉孔一下子就漲紅起來，他咬緊着牙關，他用肥碩的拳頭敲着桌面：「這窮小子，這窮小子，那還了得！加薪？加薪？貪多無饜的東西！這樣的年紀，給你八十元一月，還不够？好！好！」老爺氣得顫抖起來！「好！你……你……你……明天……就給我滾，給我滾蛋！」

（翊）

年青人是最傷感的，他聽完了那個會做過大公館中的小書記的朋友的話，他跌下了默默的淚。「是這樣的一個冷酷的女子，棄去了丈夫，又棄去了孩子！」他代着他的朋友而發出了憤怒的咒罵。……「那虛偽的女人，那殘酷的女人，那無情的女人！」年青人咒詛着，最後又狠狠地罵了一聲：「那下流的女人！」……顫抖着，年青人讀完了華波的妻子寫給華波的信，他的整個心靈，像要一下子爆裂開來。他失常地奔出了朋友舊時的寓所，他握緊着那張充滿了血和淚的信紙，他抬起他的頭，望着那藍的天，——可是，天是永遠沉默着的。（翊）

從昏暈的沉睡中，光斗驚醒了過來，用着最大的氣力提起受了傷的右手，挑開染滿了血的雙眼，射出兩道電光似的眼光向地下一掃。像晴空下的一個振撼天地的霹靂，使史可法週身要爆裂起來。因為這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左光斗對於史可法的探視，不但沒有一些感激，反而發出來一陣憤怒的咆

哮：「好沒中用的傢伙！誰叫你來這裏？國事已經到了如此的地步，遍地的賊人，遍地的騷擾！誰對祖國負起了救亡的責任？你，太沒中用的傢伙，這裏是怎樣的地方？你來？來送死？我已經完了，然而你——」光斗突然地攜起地上的鎖鏈，裝着擲擊的樣子：「還不給我滾出去？」（翊）

第二節 哀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够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樣的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她過去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郁達夫）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悽慘，眼眶裏明瑩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况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在一起，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地，不倚着一點什麼。（葉紹鈞）

我連忙把眼光收回來放到他底臉上去，這一次我看見了那極力壓抑着而終於抑不住的一種寂寞，一種悲哀，一種快要熄滅了的熱情。我彷彿覺得他底眼裏第一次閃耀着淚光。但他馬上就把眼睛緊緊閉上了。（巴金）

他絕望，他的心有什麼在刺痛；他哀哀的哭了。他的滔滔的淚水，混在埃那克河水裏，流去，流

去，流到不知所在的地域。他躲在深屋之中，沉默的在愁思；他瘋狂似的在草地上漫走着；他若有所失的懶散的坐在河岸的石上，眼睛茫然的望着遠處，望着那夕陽西沉的無垠的天涯。（鄭振鐸）

他閉眼斜臥在草地上，我坐在他的身旁，把剩下大半瓶的酒，完全喝了；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離別是什麼滋味？不孤另如沙漠中的旅人嗎？無人對我的悲歎注意，無人為我的不眠嘯啼！我顫抖，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我悄悄的垂淚。涵睜開眼對我怔視，彷彿要對我剖白什麼似的，但他始終未哼出一個字，他用手帕緊緊握住臉，隱隱透出啜泣之聲，這曠野荒村充滿了幽厲之淒音。顰！悲劇中的一角之造成，真有些自甘陷溺之愚蠢，但自古到今，有幾個能自拔？這就是天地缺陷的唯一原因吧！我在鸚鵡冢旁眷懷往事，心痕暴裂。顰！我相信如果你在跟前，我必致放聲痛哭，不過除了在你面前，我不願向人流淚，況且君素又催我走，結果我嚙下將要崩瀉的淚液。我們繞過了蘆堤，沿着土路走到羣冢時，細雨又輕輕飄落，我冒雨在晚風中悲嘯，……顰！我真覺得自己可憐，我每次想痛哭，但是沒有地方讓我恣意的痛哭，你自然記得，我屢次想伴你到陶然亭去，你總是搖頭說：「你不用去吧！」顰！你憐惜我的心，我何嘗不知道，因此我除了那一次醉後痛快的哭過，到如今我一直抑積着悲淚，我不敢讓我的淚泉溢出。顰！你想這不太難堪嗎？世界上的悲情，孰有過於要哭而不敢哭的呢？（蘆隱）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挂一串紙綻，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憤前，放下了籃子。那憤與小栓的憤，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

華大媽看她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通，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踉踉跄跄退了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她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她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魯迅）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續的滴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長的影子，不覺心痛起來。「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地位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郁達夫）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想想那個，枕頭都濕了。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了起來。（冰心）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爲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靄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冰心）

「同這種人在一起，還有什麼好話！」本德婆婆的心像刀割似的痛，踉蹌地走進房裏，倒在一張靠背椅上，傷心起來。她想到養大兒子的一翻苦心，卻不料今日討了一個這樣不爭氣的媳婦，不由得

潤濕了乾枯的老眼。(魯彥)

過了幾天，阿芝叔終於痛苦地陪着阿芝嬸出去了。他一路走着，不時回轉頭來望着苦惱而陰暗的屋頂，思念着孤獨的老母，一面看着面前孤傲地急速地行走着的妻子，不覺流下眼淚來。(魯彥)

他那蒼老的，微微顫動着的音調，淒迷而又悲傷地傳到每個人的心中。在最後的一句，他好像哭訴着。我看見他的眼睛裏真包滿淚了，他的頭低着，所有的人也都靜默地發着呆。(靳以)

我淒涼地上了一個人的旅程，憂傷使我的心成爲沉重的。我到遠遠的地方停下了我的腳，我不想牽念人也不願意爲人所牽念。像深秋裏落下來的小葉子，祇有自己記得自己的苦辛。(靳以)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鵝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她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卻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曹雪芹)

馬蘭正失神於遠處青蒼的烟靄。她的眼，——我能說得更恰當些嗎？——它像駭人的深淵。在她的憂鬱的，陰暗的，而同時又發着光亮的黑色中，是我們在許多喜歡靜的少女的眼里常常看見的，飽含着沈沈的青春愁怨。我想起我剛剛從那里走出來的許多的沉重的日子。在那些像永不間斷的白晝日子中，沒有忘記我的，而且是時常到家裏來看我的只有馬蘭。她默無一語的陪伴着我，或者用顫抖着的手指翻弄書架上的書籍；悽傷而又寂寞的夜晚降落到庭院裏時，她自己不聲不響的，然而多半是匆促的踏着已經很少行人的街巷走開，初上的星斗把她送回家去。現在我可以毫不懷疑的這樣說，

她的表面是很沉靜；但那時假使我能够稍微留心，我會從她的因爲窘促幾乎要沁出汗來的眉宇間，或者從許多小動作上面，看出她的苦惱和正在心裏醞釀着的不安。（蘆焚）

海南獨自坐着，想到那個熱心的古怪教師，以及給她說的種種有趣的故事，他的深沉的眼和他那誠懇而和氣的聲調。現在到那裏去了，誰知道？想着，想着，心裏一陣難過，便蒙着了臉，輕輕的在心裏自問自說：「我難道要哭了嗎？」真的，她已哭了。（沈從文）

航路的中斷，繞道的艱巖，體弱的連累，終於使我依然蠢蠢地留阻在這裏，未能奔喪返家，見見最後的一面。隔着山，隔着水，祖父未能死在他自己所一手掙起來的家屋裏；隔着更多的山，隔着更多的水，孩子搖展着無助的雙手，向茫茫的家山痛哭！（喇）

第四節 懼

「阿呀！」胡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忐忑了，慌張的將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枝大竹槓站在他面前。（魯迅）

兩人沉默着走到了家裏，更沉默着吃過了晚飯，一直到上床爲止，還不開口說一句話。那個一向同豬狗似的被女人罵慣的傭婦覺察到了這一層險惡的空氣，慌得手腳都發抖了，結果於將洋燈移放上那面鬧鐘前去的時候，撲搭地一聲，竟打破了那盞洋燈上的已經用白紙補過的燈罩。（郁達夫）

壽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說道：「聽說南柵的聚隆，西柵的和源，都不穩呢！這兩處欠我們的，就有三百光景，這兩筆倒賬，要預先防着，喫下了，可不是玩的！」林先生臉色變了，嘴唇有些抖。不料壽生把聲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還有，還有討厭的謠言，是說我們這裏了。恒源莊上一定聽得了這些風聲，這才對我們逼得那麼急。說不定上海的收賬客人也有點曉得——只是，誰和我們作對呢？難道就是斜對門嗎？」壽生說着，就把嘴向裕昌祥那邊吹了一吹。林先生的眼光跟着壽生的嘴也向那邊瞥了一下，心裏直是亂跳，哭喪着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又麻又痛的心裏感到這一次他準是毀了！（茅盾）

啊！這高大的身軀是緊跟在她後邊！她望見那兩隻灼灼的熱情的眼，像天上的「黃昏曉」似的老凝注在她身上。「完了，」她自己警覺的暗叫道，立刻飛步的向家而逃。然而全身在發抖，雙腿顛顛的，有些不得勁兒。愈奔愈快，呼吸急迫得接不上氣來。臉是緋紅的。（鄭振鐸）

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與往日一切相同。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裏，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癡呆了。由眼睛中顯得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有的帶着疑問而不意的驚恐。我呢，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王統照）

晚上，在她，這幾天真不好過。除了孩子的啼哭，黃暈的燈光裏，她彷彿看見隱隱閃閃的好些形像。有時又彷彿看見鮮紅的灘，在這裏或是那裏，——這是血！里外，汽車奔馳而過，笨重的運貨車有韻律地響着鐵輪，她就彷彿看見一輛汽車載着被綑縛的兩個，他們的手足上是累贅而擊觸有聲的鏢鏢。門首時時有輕重徐疾的脚步聲經過，她總覺得害怕，以為或者就是找她同孩來的。鄰家的門環兒

一聲響，那更使心頭突地一跳。本來已屆少眠年齡的她，這樣提心弔胆地嘗着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夢。睡時，燈是不敢點的，她怕樓上的燈光招惹另外的是非，也希冀眼前能得乾淨，完全一片黑。然而沒有用，隱隱閃閃的那些形像還是顯現，鮮紅的一灘還是落山的太陽般似乎儘在那裏擴大開來。於是，只得緊緊地抱住夢裏時而嗚咽的孩子……（葉紹鈞）

立刻，在他耳朵裏聽見外面像是無數的野獸從深山裏跑到他的附近，驚天動地的呼喊，尖銳的槍聲，照得滿天發紅的火光。他知道這是真的事情在眼前了，他担心他的太太還在她自己朋友的宴會中。他不能再顧得這麼許多了，他匆忙地穿上了靴子，隨着他忠誠的僕人，從如瘋狂的彼得堡中，慌張張逃出來了。恐懼使他忘記了一切，求保全他的性命使他所有的事都屈就了。大的驚險，使他喪心破胆的事在途中遇見了多少，可是他們終於到達了中俄分界的滿洲里。（漸以）

鳳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尙未關，只虛虛的掩着。於是主僕二人，方推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喊的一聲風過，吹在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嚶嚶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得身上發噤起來，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拏來，我在三姑娘那裏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服來，答應了二聲，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咻咻咻，似有聞嗅之聲，不覺毛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她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得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卻是一隻大狗。那狗回頭抽身拖着—

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曹雪芹）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取燭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站開，她纔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胆怯，不獨怕黑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猶如在白天出穴遊行的小鼠；否則獸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了。（魯迅）

我跟敏兩個，提着躍跳的恐懼的心，在那孕育着暴風雨的可怕夜空下，並且這會是，還故意地聽那林莽中飛出來的尖銳風聲，我們又打從那荒落敗頹的墓墟間，跨着惶亂的步子，跟敏擠得更緊緊地，摸索着走回鎮上去。（鍾望陽）

松哥用驚奇的眼光釘望着這個古怪的生客，出其不意的這老外國人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膀子，說，「小弟弟，你好，我教你。」松哥看他兩個大膀子毛毛的，正楞着，想不到這毛手人會來抓住自己，不禁一個寒慄，哇的一聲喊了起來，掉轉身便抱着哥哥求救。（沈從文）

集成四公一震，像全身的毛竅都驟然給閉緊了。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肚子裏的那顆心，直向喉嚨裏亂跳，所有的神經，也給黃蜂刺了一針似的，敏感地覺察到禍事已經臨到了頭上。於是他全身的肌肉抽動起來，腳桿發着抖。（蔣牧良）

淑貞怯懦地抱住琴底膀子，默默地偎着琴，好像移動脚步的勇氣也失掉了似的。她埋着頭，眼光時時落在她那雙畸形的小腳上。（巴金）

他始終以為這是不應得的錢財，於是他就想開口拒絕他，但一下子他又回過頭來，他瞧見乾癟地

躺在牀上的孩子，這孩子的臉色是那麼可怕，這孩子的呻吟是那麼駭人，這孩子，這孩子的病，是，是快要……想到這裏，他不自禁地伸出了他瘦黃的手，他顫抖着，顫抖着把那一疊鈔票接了過去。

（翹）

終於在一個更陰濕可怕的角落裏，他見到了他的敬愛的老師；不，那只是一個駭人的野鬼，——滿臉的鮮血，滿腿的膿漿，滿身的傷痕和潰爛，還有那白的黑的紅的蓬亂的頭髮！史可法嚇得幾乎尖叫起來，俯伏在冰涼的石板上，久久不敢動。（翹）

第五節 愛

繼續了困苦生活的則是病痛，這十幾年她就被擾害得沒有一時安甯。不良的胃和不良的肝，還有那說不出也看不出的病隱伏着，大大地減削了她生活的趣味。只是對於那個孩子，她是那樣關心，那樣愛護，那樣不疲倦，超於一切可能的想像之上。她時時地在想着：「我是爲練哥兒活下去呀！」如此在佛前虔心地拜着的時候，她不默禱着自己的康健和幸福，而是念着練哥兒的身體和未來，就要說着：「神保佑他吧，沒有他也就沒有我的，要他強壯地活下去，有一天要他也虔信佛的慈悲吧。」……她把手掩在嘴那裏，生怕呼出的氣撲到他的臉上，會驚醒他。時候還太早，他需要睡得多一些，看着他酣睡的狀態，像是比自己睡着還舒適似的。（靳以）

一看見陽光和擾攘的人羣，他的心馬上快活起來了，彷彿年紀也變輕了似的。他一生就喜歡陽光和新鮮空氣，從沒有過一個人像他這樣愛牠們，因爲他得着牠們的機會最少。在從前他常常被人像野

狗般地追趕，不得不在窘裏面度過他的日子。後來另一個勢力起來了，他可以昂頭地在巴黎的大街上走路，然而工作和熱情却抓住了他，他又把自己關在哥德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裏面，經營他的報紙「人民之友」。他的簡陋的家庭成了法庭，成了街市，人們擁擠般地出入着，他們都承認他是他們的朋友，他也沒有一次失過他們的信仰。……他深知道他自己，他永遠是現在這樣地裝束，這樣地思想，這樣地生活。他永遠站在人民的身邊，忠實地，固執地。他了解他們，他愛他們。（巴金）

愛人是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因為對於他的作品有着極端的愛好，和同時對於他的歷史，又極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居在一塊了。雖然兩人的性格實在並不相同，但也從不齟齬的過下來了。子彬是年齡稍長，而又異常愛她的嬌憨，女人雖說很好動，又天真，以她的年齡和趣味，却缺少為一個憂鬱作家伴侶的條件，但是他愛她，體貼她，而她愛他，崇拜他，所以雖說常常為人議論到不相襯，而他們卻是自己很相得的生活了這麼久了。（丁玲）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尤不願有我的任何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痊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自然又是舊病復發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赤是我們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我的病！（冰心）

我們徘徊在雷峯塔下，地上芊芊碧草，間雜着幾朵黃花，我們並肩坐在那軟綿的草上。那時正是四月間的天氣，我穿了一件淺紫麻紗的夾衣，你採了一朵黃花，插在我的衣襟上，你彷彿怕我拒絕。你羞澀而微怯的望着我，那時我真不敢對你逼視，也許我的臉色變了，我只覺心臟急速的跳動，額際

彷彿有些汗濕。黃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紅霞漾射於湖心，輕舟蘭槳，又是一雙雙情侶，在我們面前泛過。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這是我們頭一次的接觸，可是我心裏彷彿被利劍所穿，不知不覺落下淚來，你也似乎有些抖顫，涵！那時節我似乎已料到我們命運的多難！（盧隱）

在那時候，我們是用着單純的心相愛，也不爲外物移動。有什麼想說的話，就爽直地說了；太平靜的生活，有小小的爭執來渲染。她不是很滿意麼，沒有染上城市女人的浮囂？她安詳，誠樸，我覺得使我感動最深的就是到學校來總能保持着纜來時的衣裝。對此我頗爲傲然，我的傲然不是因爲我愛上了像她那樣好的女人，也不是因爲有了戀愛，絕然以爲是我能幸福地遇上如她那樣希有的女人。

（靳以）

「我將永遠成爲好性子的，陪伴你的終身！」聽到這樣的話，我的眼睛淡淡地蒙了一層清淚，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好。我沒有看見過聖經裏的 Angel，我沒有夢見過天女，可是我的涓那時候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裏，是無疵的好愛人。（靳以）

寶玉揭起繡綫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她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回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痠痛。」寶玉道：「痠痛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鬧會子再來。」寶玉推她道：「我往那裏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嗒們說說兒。」寶玉道：「我要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兩個枕頭，嗒們在一個枕頭上。」

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拏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眼，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那個骯髒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頭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拏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走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倒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兒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手帕兒替他揩拭了。（曹雪芹）

她愛着自己發育得很好的身體，她愛着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本身，她愛着自己的手，自己的眼，自己的眉，自己的鼻子，自己薄薄的而尖利得像鑷刀的嘴唇，甚至每一個顰笑。她覺得這樣年青的自己應該有一個人熱愛，事實她又是孤獨的，世界上沒有人來瞭解她。她覺得她愛着一個人，雖然她不知道那人是誰，或者他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蘆焚）

我們是愛大地的，我們的我們的大地啊！在帕米爾高原之東的一片遼闊的平原，一張秋海棠葉的圖畫。我們愛這土地的氣息，散播着和平與仁慈的土地的芳香。（赤羽）

我從她的懷中抬起臉來望着，她是更瘦了，可是那腫處更大起來，隱約地看到那上面的微血管。當着母親問起我來的時候，我卻什麼也不敢說：「媽，您不要那麼想，您的臉色好得多了。我想，再請一個醫生看看也好。」……自從經過了這次的診斷以後，我的心就劃了一條大大的隙洞，我延遲我的行期，我時時守在她的身邊，貪婪地看着她。在心中我真是反覆地想着醫生的診斷不確或是有例外的變化。在報章上我留意一切廣告啓事，凡是有關於她的病症的藥或治法，總不會錯過。每天的晚

間，我總等她快要安眠纔退出來。我並沒有就回到自己的房中，我屏着氣息地立在她的窗下，望着她的燈熄了，我還是立在那裏，聽她的呻吟靜下去，起了睡着的微微的鼻息，我纔悄悄地離開，回到自己的房中。……我不能好好地安睡，無數的反側就度過了黑暗緊抱着夜。只要是聽到母親的呻吟，立刻就披衣下床，到她的窗下去。好幾次都是自己的耳朵作祟，到了她的窗下，纔知道她並不會呻吟。（漸以）

第六節 惡

刺耳的怪聲和嘈雜的曲調，這是人們所唱的迎春曲麼？我憎惡這行列。醜惡的行列！他們在口中唱着「萬歲！」那是從永遠的到永遠意思。「萬歲！」從永遠到永遠會有一朵陰雲遮住了和煦的陽光，使世人生活在陰森的空气裏。我翻着神奇的古傳，讀着我所不能了解的訓言。我猜想，我思索，然而我變得幾乎瘋狂；我感覺我是沉到一個無底的深淵之中了。我底身體發出抖擻，我意識到窒息與寒冷，我咒詛這陰森的世界。（麗尼）

那討厭的宙士，她一見了便要嘔心，便要憤怒，便要躲藏，他却偏要不時的來糾纏她。被玩弄着的美人兒的她，如今是那末容易激怒，雖然他向日是那末溫柔可喜。……她想哭個痛快，但眼淚是常被憤怒之火燒灼得乾了；她想投身於什麼高崖絕壁之下自殺，然而宙士的奴隸防衛得那末嚴密。（鄭振鐸）

阿德嫂的預料很準確，從前她家樓上很少老鼠的動靜，現在一天比一天鬧了。那隻老貓一到夜裏

很少到這裏來，只在阿生嫂那邊苗烏苗烏的叫着，不大管這邊。這邊的小貓年紀輕，只會咪咪咪的叫，老是捉不到一隻老鼠。日子久了，在樓上的老鼠愈加膽子大了。……每夜，阿德嫂眼睛纔閉上，樓上的響聲就發作了。她喚着貓，小貓咪咪答了幾句，樓上也就沉寂了一會。但等她朦朧地又將開始做夢的時候，樓上的響聲又起了。「這怎麼過日子呀！」阿德嫂氣得拍着牀大罵起來，「都是那鬼東西把老鼠統統趕到這邊來啦！」（魯彥）

他氣惱地掛上了聽筒。他走回書齋，覺得心裏很不痛快。他剛在書桌前面坐下，馬上又站起來，過後便煩躁地踱着，嘴裏哼着一些詛罵的話。「老爺，有電話……」老媽子匆忙地走進房來報告。「又是電話！討厭！……什麼地方來的？」他不等說完，便圓睜着眼睛粗聲罵起來。（巴金）

在她的寓所裏，無聊地消磨着日子。她不願意出去，怕夏天的炎熱，也怕冬日的寒冷；春秋的霧和雨，又成爲她所最厭惡的。我們枯寂地默坐，趣味漸漸消失，像從前使我們最興奮的關於將來生活的話，也如毒質似地在她那面不能忍耐。（漸以）

「一切暴力的迫害，是要用暴力去反抗的！」他的耳邊又響起一個聲音，這是另一位上帝的聲音，告訴他人生既然不能因偉大的愛而充實，就應該因仇恨而充實。他的臉發燒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把帽子摔在地上，抓緊了自己的衣領：「我要活下去，用這生命與血，向造成自己家難的仇恨者狠狠地咬一口！」彷彿是用自己的苦難去贖罪，也像衝破樊籠的怒獅那樣，他重新奔回百尺高樓的慰安所去。（張菽）

我竭力忍耐住已經激動起來的感情，我開始覺得我戰慄起來了。但是我們沉默着，那先前被嚇走

了的貓，這時從屋裏走出來，跳上她的膝去。她忽然抬起頭來，驚愕的叫道：「你怎麼啦？你是怎麼啦？」這驚愕是特意裝出來的，彷彿她覺得我還不够痛苦。對於她的向我玩這種把戲，對於她惡意扮出的世故模樣，那時我說不出是怎樣憎惡。我想把她的手腕拖過來，直握得她向我發出請求饒恕的喊聲。（蘆焚）

隨後我不敢像詩人樣地回家了，我只是以教育的眼光看看我的家鄉，還是不能不叫人帶着不滿意走開，那陳舊的小學，腐化的私塾，五萬人的市集還沒有一所中學，文盲的衆多，我幾乎要咒詛她是「沒有文化的地帶！」（陳伯吹）

他只看見店堂裏的人全低下了頭，偷偷地朝外望，只不敢昂起頭來，沉默得連呼吸也被遏制住了似的。大家的臉色全變青了，眉頭皺着，嘴唇在顫動，顯着憎惡和隱怒。（魯彥）

這位寡婦，彷彿給他逼得橫了心，她再不像上次那樣跪跪拜拜的說好話，牙齒一咬，乾脆給他一個不理。（蔣牧良）

「我本來是可以不必回來的，我不願意見她，我做了個夢，……鬼使我要這麼幹！」喬式夫厭惡的啐了一口吐沫。（蘆焚）

這裏我應該講到那些在我的生活中不能弭補的弱點。這弱點，別人會稱做美德，而它却窒息了我的享受人生的慾望，剝奪了我的野心，像毀壞所有無所作爲的人一樣，毀壞了我的一生。我曾經怎樣恨着它呵，這美德！這童年生活養成的弱點！我已經說過，因為母親的早故，我是在繼母的陷害與父親的威嚴之下長大的。我像牆脚下的小樹，沒有保護，沒有愛撫，我在屈辱中活着；慢慢的，我終於長

起來了，我終於伸出頭來，並且終於越過那抑制的牆了。我不願意回想我的童年，……對於損人利己的事，我抱着難以解釋的憎惡。（蘆焚）

第四章 寫寂靜（景與情的化合體）

因為對人生世相，有一層較深認識的緣故，所以一般文藝作家，有時就不免在現實生活裏，和常人造成了一種難以拆毀的無形之隔膜。然而世界究竟是常人的世界，所以文藝家們就普遍地有了深的寂寞了。

據我們在作家傳記中調查結果，自古以來，中外文藝作家，他們的生活，大多是很孤寂的。他們過慣了寂靜的生活，因此他們對寂靜，也就最能瞭解，最能體貼，而他們的作品中，對寂靜的描寫，事實上也常常比較其他寫得更動人。

然而「寂靜」這東西，似乎是一種景象，也似乎是一種情感。說得明白些，牠其實是「景」與「情」的化合體。因而我們把寫寂靜的作品，在「寫景」與「寫情」兩章中，特別地提了出來，另闢一章。

第一節 一般的描寫

一 歸來曲

麗尼

伐木人底斧聲丁丁地響過濃密的山林，傳到寧靜的村中來了。午後的鄉村是沉睡着的，空氣之

中，罩着難耐的疲倦。

旅人歸來了，在異地被當作了異鄉人的，在家園也被當作了陌生客。

而旅人也感覺寂寞了：「這，就是我底家鄉麼？」

——到後山去聽一聽松風吧，松風是親切的。

松林之中，母親底墳墓變成了平地。

世界是經過了如何的變遷啊。村南和村北已經全不是故時的景象，惟有古槐仍然那麼老態龍鍾地立在村前的池旁，見過了無數年代底種種經歷。

古槐索索地私語着呢，說是去了的人沒有再回來過，村裏的炊煙是日日變得稀薄而且落寞了。

村子是靜寂的，沒有小兒女來歡迎遠地歸來的旅人了。

瘦瘠的黃犬躺在道傍，以似曾相識的眼睛瞟着歸來客。（選自文學季刊）

二 山水

李廣田

先生，你那些記山水的文章我都讀過，我覺得那些都很好。但是我又很自然地有一個奇怪念頭：我覺得我再也不願意讀你那些文字了，我疑惑那些文字都近於誇飾，而那些誇飾，是會叫生長在平原上的孩子悲哀的。（中略）平原的子孫對於遠方山水真有些好想像，而他們的寂寞，也正如平原之無邊。先生，你幾時到我們那塊平原上去看看呢：樹木，村落，樹木，村落，無邊平野，尙有我們的祖

先永息之荒塚累累？唉唉，平野的風從天邊馳向天邊，管叫你望而興歎了。

自從我們的遠祖來到這一方平原，在這裏造起第一個村莊後，他們就已經領受了這份寂寞。他們在這塊地面上種樹木，種菜蔬，種各色花草，種一切穀類，他們用種種方法裝點這塊地面。多少世代向下傳延，平原上種遍了樹木，種遍了花草，種遍了菜蔬和五穀，也造下了許多房屋和墳墓。但是他們那份寂寞却依然如故，他們常常想到些遠方的風候，或者是遠古的事物，那是夢想，也就是夢憶，因為他彷彿在前生曾看見些美的去處。他們想，爲什麼這塊地方這末平平呢，爲什麼就沒有有一些高低呢。（下略）（選自雀衰記）

三 墓

何其芳

（上略）這兒睡着的是一個美麗的靈魂。

這兒睡着的是一個農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載靜靜的光陰，從那茅檐下過逝的，從那有泥蜂做窩的木窗裏過逝的，從俯嚼着草地的羊兒的角尖，和那濯過她的手，回應過她寂寞的擣衣聲的池塘裏過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頭髮，和淺油黑的膚色。但她的臉頰，她的雙手有時是微紅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時候，回憶起一個羞澀的夢的時候，或者三月的陽光滿滿的曬着她的時候。照過她的影子的溪水會告訴你。（中略）

她會同母親一塊兒去把屋後的蔬菜割下，放在水裏浸着，然後用力打出白色的蔬來。她會把蔬分成極纖微的絲，然後用指頭績成細紗，一圈圈的放滿竹筐。

她有一個小手紡車，還是她祖母留傳下來的。她常常紡着棉，聽那輪子唱着單調的歌，說着永遠雷同的故事。她不厭煩，祇在心裏偷笑着，「真是一個老婆子。」

她是快樂的。她是在寂寞的快樂裏長大的。

她是期待甚麼的。她有一個祕密的希冀，那希冀於她自己也是祕密的。她有做夢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遼遠的，遼遠的山以外。

十六歲的春天的風吹着她的衣衫，她的髮，她想悄悄的流一會兒淚。銀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擁抱它，向她說「我是太快樂，太快樂」，但又無理由的流下淚。她有一點憂愁在眉尖，有一點傷感在心裏。

她用手緊握着每一個新鮮的早晨，而又放開手，嘆一口氣，讓每一個黃昏過去。（下略）（選自畫夢錄）

四 山野的夢魘

陳企霞

我曾經到一個很小的鄉村裏住過一些時，那是在長期的都市生活的一個小空隙裏。

鄉村裏有一種奇特的靜寂。那種靜寂，在廣大的夜底山野裏，有一種幽柔的恐怖。臨着窗子，我張大着我的兩眼，注視着牠：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除了一大堆的黑暗。這黑暗在我的感覺裏是生了根的：像是一株巨大的闊葉樹，遮住了整個的世界。（中略）

隨後帶着這沉落的心我也就躺下睡了。

這靜寂的山野當然沒有一點聲音，會來驚醒我底睡眠。但那種幽柔的恐怖立刻捉住了我——好像

我底睡眠只是適應在都市底噪音裏似的，我在這樣的環境裏，反而不能安眠。夢魘，整晚的夢魘苦惱着我。（下略）（選自文季月刊）

五 冬夜

竺甯之

冬夜，我有遠方旅人的思念。

當小窗下，青燈和着沉寂，——這不也異於昔日的夜晚嗎？逝去了的一些甜蜜，一點寧靜，小巷有孤獨的夜行人，足跟敲着石板，於是夜的海上水波散開了！淒涼而又寒顫的，夜晚的幾許詩意，幾許憶念，拉回昔日的舊夢，緋紅金黃的。咀嚼有如一枚橄欖。悄悄地，從書葉裏，掉下一朵乾玫瑰，幾張紅葉。

夜深，夜靜，冬夜的沉思，更帶去得遠了。當窗外寒柝驚鳴小鐘的鈴聲。（中略）

在冬夜，記憶之門開了！我如高僧想起隔世；少靈光，我想起後世的生涯。桌上攤開遠方人的音訊，青燈搖落冬夜的倦意，遠方人也獨自坐着嗎？（中略）

遠方的冬夜會是寒冷的，而這裏更拌和寂寞。

對窗燈火已熄，家家高樓有甜夢罷？而我却獨坐，有旅人千里外的夢幻。

窗外夜沉沉，此地無寒夜柝聲。草地積成銀白，窗外飄鵝毛的雪花。（選自世紀風）

六 松林的故事

麗尼

從幼年起，我就愛獨自徘徊在松林裏的。媽說過，松林裏有着紅髮的女鬼，但是，從幼年起，我就愛上了松林。

媽是松林底女兒呢。媽是松林底懷裏長大起來的。

「媽，上山去，砍松柴啲！」

於是，媽就寂寞地笑了，輕輕地拾起壁下的斧子和麻繩，赤着脚向着松山走去了。媽有着矯健的身體和靈活的足。無論是晴明或是陰暗的天，媽都是要到山上去的。媽時時坐在松樹底下，癡癡地默想，媽是有着心事的女人呢。

從幼年起，我就愛獨自在松林裏徘徊。松林是寂寞的地方啦。

我愛拾起一個松球，當作我底玩具。

「松陀婆婆，

滾滾陀螺；」

當松球寂寞地滾下了山坡，我就變得更為寂寞了。

於是，我聽着松風底吼。松風吼着，如同波濤。山就荒涼起來了。

媽會寂寞呀。媽只是一個人向着山岩爬去。

媽還回來的麼？

當媽感覺疲倦的時候，媽會怎樣呢？

媽該不會躲藏在岩石之中的吧？

我攀着松樹底幹和枝，在岩石上面向着山上爬。

山是崇高的呢，崇高而且遙遠。

媽在那裏呢？媽是在深山之中了。

在深山的岩石上面，媽赤着足，背着松柴，寂寞地踏着，一步一步，不歌唱，也沒有呻吟。媽是有着沉默的習慣的女人呢。

「媽，回家去吧，雲迷了山脚。」

於是，從遠遠的山巔，媽踏着輕而寂寞的脚步，回到山脚來了。

在映山紅開滿了山麓的時候，媽去到了深山就沒有再回來。

媽把她底寂寞的笑容留在山上的每一根松樹枝枒上了。（選自鷹之歌）

七 月有華

俞夷

月有華，我無言在沉默裏。

夜深，落葉的節奏是寂寞的，我深深感覺着了。

冷落地走着，我愛踏在落葉上，不思歸去。

似在月邊薄霧中，你姍姍的行來，漸漸清明起來了。於是我感激中流出了思慕的淚，我是不該沉默吧，因為我心中有要說的話千萬句啊。

你有微笑，不聞你的言語，肅穆在我們眼前。（中略）

我想追，我必須訴說我要說的言語，然而你已遠了，落寞闖入了我的心田。

我像失去了自己在恍惚中，心緒紛亂裏落葉敲碎了夢，我才覺到獨自彳亍在街心。

月有華，我無言在沉默裏。（下略）

八 雨天

偉 藍

雨天是苦悶的，孤島上的雨天是憂鬱的。

靜靜地，獨坐在屋子裏，我幻想着太陽的光輝的溫暖；聆瓦上的雨聲，像少女的低泣，又像老人的於邑。

雨天是鉛色的，鉛色的天空，沒有光明。雨天裏，年青人常發着太息；年青人就生長在霧般的太息裏啊。

生命像一朵夢的花，有奇妙的香，和鮮豔的顏色；她拜訪每一個年青人的心，散播着巧妙的種子，默然地來，又默默地去。

夢的花在年青人的心裏生長了。

生長在我心裏的花是憂鬱的。

今天，我的心更陰沉。凝視着玻璃窗上的雨點，回憶着烟雲般的過去，幻想着美麗的將來；你能說 是寂寞時的安慰麼？（中略）

我抬起頭來，望天空，窗是灰色的，天空已黯黑，真空般的黯黑裏，一切已沉寂，心跳動着，移

動了脚步。

茫茫地，我摸索着。孤單，沉寂，使我怕聽自己的呼吸。（中略）這兒，這兒是死寂，這兒是冷靜，這兒沒有黎明。（選自世紀風）

九 黃昏

何其芳

馬蹏聲，孤獨又憂鬱的自遠至近，灑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舊的黑色馬車，空無乘人，紆徐的從我身側走過。疑惑是載着黃昏，沿途散下它陰暗的影子，遂又自近至遠的消失了。

街上愈荒涼。暮色下垂而合閉，柔柔的，如從銀灰的翅間墜落一些慵倦於我心上。我傲然，聳聳肩，脚下發出悽異的長歎。（中略）

我曾有一些帶傷感之黃色的歡樂，如同三月的夜颼飄入我夢裏，又飄去了，我醒來，看見第一顆亮着純潔的愛情的朝露無聲的墜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陰，在晦暗的窗子下，在長夜的火爐邊，我緊閉着門，而它們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憂鬱，如忘掉歡樂一樣容易嗎？

小山巔的亭子因暝色天空的低垂而更圓，更高高的聳出林木的蔥蘢間，從它我得到仰望的惆悵。在渺遠的昔日，當我身側尚有一個親切的幽靜的伴步者，徘徊在這山麓下，會不經意的約言：選一個有陽光的清晨上那山巔去。但隨後又不經意的廢棄了。這沉默的街，自從再沒有那溫柔的脚步，逐日更荒涼，而我，竟惆悵又怨折的，讓那亭子永遠祕藏着未曾發掘的快樂，不敢獨自攀登我甜蜜的想像所繫系的道路了。（選自畫夢錄）

十 墓前

徐翊

當我整理好我的行裝時，天已經晚了。

立在門庭的階石上，我呆望着劫後的家園，家園在夜色迷濛中打着盹，微風淒淒地像她的幽幽鼾聲，鼾聲裏夾着太息，無可奈何的太息。

像幽靈一般，我沉沉地踏着寂寞的脚步，走進這荒蕪的田野，田野裏有我的叔父的墳墓。冷碧的磷火照着我前行，在一座還未生滿野草的墳前，我頹唐地坐下了。（中略）

當我停止我的嗽聲時，四周突然地靜下來，我抬起頭，天上沒有一顆星星；只有彎形的月亮，跟往年一樣，淒涼地爬上了遼遠的屋頂，我聽見她的長歎，我聽見我自己的心的跳動。（下略）（選自文藝集叢第二輯：生之掙扎）

第二節 寂寞

陸蠡

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當他孑身作長途旅行的時候，當幸福和歡樂給他一個巧妙的嘲弄，當年和月壓彎了他的脊背，使他不得不躲在被遺忘的角落，度厭倦的朝暮，那時人們會體貼到一個特殊的伴侶——寂寞。

寂寞如良師，如益友，它在你失望的時候來安慰你，在你孤獨的時候來陪伴你。但人們却不喜寂寞，如苦口的良友，人們疎離它，迴避它，躲閃它。終於有一天人們會想念它，尋覓它，親近它，甚至不願離開它。

願意聽我說我是怎樣和寂寞相處麼？

幼小的時候，我有着無知的瘋狂。我追逐快樂，像獵人追趕一隻美麗的小鹿。這是敏捷的東西，在獲不到它的時候，它的影子是一種誘惑和試探。我要得到它，我追趕，它跑在我的面前，我追愈緊，它跑得愈快。我越過許多障礙和困難，如同獵人越過丘山和林地，最後，在失望的草原上失去了它。一如空手回來的獵人，我空手回來，拖着全身的疲倦。我懊喪我失去了勇氣，我覺得乏力。爲了這得不到的快樂，我是懣懣欲病了，這時候，有一個聲音拂過我的耳際，像是一種安慰：

「我在這裏等候你，當你空手回來的時候。」

「你是誰？」

「寂寞。」

「我還有餘勇追趕另一隻快樂呢？」我倔強地回答。

我可是沒有追趕新的快樂。爲了打發我的時間，我埋頭在一些回憶上面。如同植物標本的採集者，把無名的花朵採集起來，把它壓乾，保存在幾張薄紙中間，我掙擱往事的花朵，把它保存在記憶裏面。「回憶中的生活是愉快的。」我說：「我有舊的回憶代替新的快樂。」不幸，當我認真去回憶，這些回憶又都是些不可捉摸的東西。猶如水面的波紋，一漾即逝滅。又如鏡裏的逝影，待你伸手去檢拾，它的影子便被遮斷消失，而你只有一隻空手接觸在冰冷的玻璃面上。我又失眠了。「沒有記憶的日子，像一本沒有故事的書！」我感到空虛，是近乎一種失望。於是復有一個關切的聲音向我嚶

然細語：

「我在這裏等待你，當你失去回憶的時候。」

「誰的聲音？」我心中起了感謝。

「寂寞。」

我沒有接近它，因為我另有念頭。

我有另一個念頭。我不再追趕快樂，不再搜尋記憶，我想撈獲別的人世的東西。像一個勞拙的蜘蛛，在昏曉中織起捕蟲的網，我也織網了。我用感情的黏絲，織成了一個友誼的網，用來撈捉一點人世的溫存。想不到給我撈住的却是意外的冷落。無由的狂風雨復吹破了我的經營，教我無從綴補。像風雨中的蜘蛛，我蟠伏在灰色的簷下，望着被毀的一番心機，味到一種悲涼，這又是撲空了，我和我的網！

「請接受我的陪伴，在你又撲了空的時候。」

這是寂寞的聲音。

我仍然有幾分傲岸，我沒有接近它的好意。

歲月使我的年齡和責任同時長大，我長大了去四方奔走，爲要尋找黃金和幸福。不，我是尋找自由和職業，我離開溫暖的屋頂下，去暴露在道途上。我在路上度過許多寒暑，我孤單地登上旅途，孤

單地行路，孤單地棲遲，沒有一個人作伴。世上，儘有的是行人，同路的却這般稀少！夏之晨，冬之夕，我受等待和焦盼的煎熬。我希望能有人陪伴我，和我抵掌長談，把我的勞神和辛苦告訴他；把我的希望和志願告訴他，讓我聽取他的意見，他的批評……我正作如是想，寂寞又來接近我說：

「請接受我的陪伴。」

如同歡迎一個老友，我誠懇地伸手給它，我開始和寂寞相習了。

我和寂寞相安了。沉浮的人世中我有時也會疎離寂寞。寂寞却永遠陪伴我，守護我，我不自知。幾天前，我走進一間房間。這房裏曾住着我的友人。我是習慣了順手推進去的，當時並未加以注意。進去後我才意識到友人剛才離開。友人離開了，沒留下辭別的話，却留下一地亂紙。恍如撕碎了的記憶，這好像是情感的毀傷。我懨然望着這堆亂紙，望着裸露的卸去裝飾的牆壁，和灰塵開始積集的几凳，以及扁閉着的窗戶。我有着一種奇怪的企待。我心盼會有人來敲這門，叩這窗戶。我希望能聽見一個剝啄的聲音。「忘了一句話，忘了一件東西，」回來了，我將是如何喜悅！我屏息諦聽，許久不見聲響。我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和心臟的跳動，室內外是一片沉寂。過度的注意使我的神經鬆弛無力，我坐下來，頭靠在手上，「不來了，不來了，」我自言自語着。

「不要忘記我，」一個低沉難辨的聲音。

我握上門柄，心裏有一種緊張。

「我是寂寞，讓我來代替離開去的友人。」

「別人都離開而你來了。願你永遠陪伴我！」

啊！情感是易變的，背信的，寂寞是忠誠的，不渝的。和寂寞相處的時候，我心地是多麼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鏡，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見我自己，發現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圍護中和自己對話，和另一個「我」對語，那真正的獨白。

如今我不想離開它，我需要它作伴。我不是憎世者，一點點自私和矜持使我和寂寞更相近。當我在酣熱的場中，聽到歡樂的樂曲，我有點多餘的感傷，往往曲未終前便想離開，去尋找寂寞。音樂是銀的，無聲音是金的。寂寞是無聲的音樂。

寂寞是怎麼樣？我好像能夠看到它，觸摸到它，聽見它。它好像有沒有光波的顏色，沒有熱的溫度，和沒有聲浪的聲音。它接近你，包圍你，如水之包圍魚，使你的靈魂得在它的霧圍中游泳，安息。（選自世紀風）

第三節 靜

徐翊

靜，並不同於寂寞。寂寞會使人趨於頹唐，而靜却能增加生活的更大勇氣。至少我是這麼想。因此，我是一個靜的愛者。

從幼年起，我就看慣了祖父的靜癖。

在一個寂靜的城市裏，家園是建在一條更寂靜的廣野中。廣野中，有花草有樹木，有池水有岩，

然而這些都是靜靜的。

祖父就在這靜靜的環境中，以靜靜的心靈，體會了那靜的溫存。我們時常以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去推測祖父的愛靜的性癖；我們也時常從這古老的黑漆大門的隙縫裏，去竊看祖父在園內的神祕的動作。

原來祖父是靜坐在一棵大的銀杏樹下，右手拿着棕色的煙管，左手托在膝上。眼睛也是靜靜的，像是注視着飄浮在天上的白雲，又像是探索着嘴邊煙圈的去路。

只有他耳朵是最奇特了，園內是那麼靜，那麼靜，祖父聽到一些什麼呢？

「祖父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呵！」我想着，於是我靜靜地退到我自己的臥室裏。

臥室裏也是靜靜的呢，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却究竟未能完全領悟到靜的影子。然而，打那時候起，我對祖父已經具有莫大的敬意了。

從園林裏出來，祖父依然有說有笑；不過當他獨個兒踏着靜靜的脚步，到那靜靜的園林去的時候，祖父却從來不曾喊我或是其他的家人做個陪伴的。

當祖父的靜癖，在我不再感到陌生的時候，而愛靜的種子却已經開始在我的心靈上萌發了。

縱然生活的地點不再是一個靜的地方，然而在我們的家庭中間，却仍還有靜的影子不時降臨到；縱然愛靜的祖父已經被不平靜的日子帶到了不可知的天國，然而愛靜的性癖，却終於漸漸地在他的一個子孫的心田滋長了起來。

靜是溫柔而且美麗，在她的旁邊，我回復了真實。

每次我帶着從鬧市帶回來的創傷歸來，幽靈地推開門，靜就會以熟習的柔軟的手爲我敷上安慰的靈藥。於是，我思想我所要思想的，我歡笑我所要歡笑的，我絮語我所要絮語的，我憤怨我所要憤怨的……。

靜，她給我以沒有打擾的思索，她給我以沉默的鼓舞，她給我以無限的光明的啓示；她使我從頹唐中重新振作起來，她使我回復原始的純潔的心靈。

當我無可奈何而離開她的時候，她常常贈與我以重振的勇氣，以及更堅強的決心。像一個仁慈的護士歡送創愈的傷者回到沙場去，靜的聲音是動人的，她要我堅決起來，她要我勇敢地棄去我往昔無可奈何的懦怯的心。

我愛靜，靜使我想起祖父，和祖父生前在家園中探索的語聲的情形；而且也因而領悟到祖父之所以有一顆頑強的心了。

要尋覓靜的影子，就莫易於夜深。

小說家常常擇夜深的時候寫稿，其原因就在於有靜的影子在督促他。而一個平凡的人像我，每喜在半夜披衣起床，却是由於單純的愛靜。

夜深，推開窗戶。

窗外沒有一些聲音，幽黃的路燈下，散佈着幢幢的黑影，那時靜會飄渺地踱了過來，在你的耳邊

響着輕快的語聲：「夜深了，夜深了。」

然後，和靜一同望着涼月；她就會告訴你那涼月這時正照着一些什麼，或是爲你說一個遠古的故事，唱一隻動聽的歌曲。

那時你也許會變得寬豁，因而引起了日間的回溯。虛偽、欺詐、狂妄……都將由靜的溫柔的手抹去；最後將再給你再戰的勇氣。

「夜深時去接近靜的人，終究是有福的。」我常常這樣想，因而也愈覺得應該驕傲於靜的認識了。

先生，你也愛靜麼？那靜如草，靜如幽谷裏的溪水，都是洗滌我們心靈的源泉。然而你不知道靜的本身，却更可愛呢。要是你也想去體貼一下靜的溫存，那末就請你在夜深時披衣起床，去找尋她的影子罷。

世間一切頑強的人是否都有這個經驗呢？我不知道。然而，靜在我的生命的旅程上，至少已經是一件不可缺乏的點綴了。否則，也許我會變得更荒唐懦怯的罷？（選自宇宙風）

編後記

選在「寫作趣味」裏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所有文藝作品中的「唯我獨尊」的文字。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却都是在編者一個人所網羅得到的材料裏，所認為最適當於編選在本書裏的東西。

但是要特別聲明的，是我自己的作品，（都以「開壘」「易戈」等名字發表過），有時也在可能範圍中，把牠增湊在各章節裏面。那倒並不是懷着什麼野心，有意要擠在名作家之林，而實際上却完全是由於引用上便利的關係。

以舊曆計算，我到現在，也還不過是一個二十一歲的人，我需要學習，正跟許多其他的年青人一樣。所以本書的編纂，固是出於襟亞先生的主動，而另一方面，我之所以高興每天在大通社訪譯新聞及爲甯波公報編輯新聞版等工作之外，努力寫作以成本書的原因，乃是想借此多讀一些名家的著作。

我把文藝作品的描寫文字，趣味地分爲這樣的四章，在起初自以爲是很得體的，但當完成編選之後，却又覺得尙有遺漏的地方。然而也管不得這許多了，因爲想以有限的篇幅去包羅萬象，究竟是難能的事。

最後我應該謝謝襟亞先生，承他毫不懷疑地把這個工作讓我來幹。而因此，我也得以有一份因暨南大學文學院的停辦而輟學的一週年的紀念物了。

徐翊 卅二年元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写作趣味

作者 = 徐翊编著

页数 = 108

出版社 = 中央书店

出版日期 =

SS号 = 12123795

DX号 = 000005881533

URL = <http://book.szdn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881533&d=12E04CAFB0D5267BA5F7E58C5BE181F3>